

信書人作周

行發局書新北海上

周作人書信

青光版

目 錄

序信.....	一
山中雜信.....	一
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	二九
濟南道中.....	三五
苦雨.....	五三

論女袴	六一
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六七
與友人論懷鄉書	七五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七九
代快郵	八五
條陳四項	九三
訴苦	一〇一
國慶日	一〇七
國語羅馬字	一一一
郊外	一一五

南北	一
養豬	二
烏蓬船	二五
古樸的名字	三一
關於「無理心中」	三五
北溝沿通信	三九
答芸深先生	五三
與俞平伯君書三十五通	五九

十五年二通

十六年二通

十七年九通

十八年一通

十九年七通

二十年二通

二十一年六通

二十二年五通

與廢名君書十七通

十七年二通

十八年一通

十九年二通

二十年六通

二〇九

二十一年四通

二十二年二通

與沈啓无君書二十五通

二十年五通

二十一年十七通

二十二年三通

.....二三二

序信

小峯兄：

承示擬編書信，此亦無不可，只是怕沒有多大意思。此集內容大抵可分爲兩部分，一是書，二是信。書卽是韓愈以來各文集中所錄的那些東西，我說韓愈爲的是要表示崇敬正宗，這種文體原是「古已有之」，不過漢魏六朝的如司馬遷楊惲陶潛等作多是情文俱至，不像後

代的徒有噪音而少實意也。宋人集外別列尺牘，書之性質乃更明瞭，大抵書乃是古文之一種，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處在於說大話，以鏗鏘典雅之文詞，講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牘乃非古文，桐城義法作古文忌用尺牘語，可以證矣。尺牘卽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隻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但此種本領也只有東坡山谷纔能完備，孫內簡便已流於修飾，從這里變化下去，到秋水軒是很自然的了。大約自尺牘刊行以後，作者卽未必預定將來石印，或者於無意中難免作意矜持，這樣一來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損傷了尺牘的命根，不大能夠生長得好了。風涼話講了不少，自己到底怎麼樣呢？這集裏所收的書

共二十一篇，或者連這篇也可加在裏邊，那還是普通的書，我相信有些缺點都仍存在，因為預定要發表的，那便同別的發表的文章一樣，寫時總要矜持一點，結果是不必說而照例該說的話自然逐漸出來，於是假話公話多說一分，即是私話真話少說一分，其名曰書，其實却等於論了。但是，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希望其中能夠有三兩篇稍微好一點，比較地少點客氣，如烏蓬船，那就很滿足了。至於信這一部分，我並不以為比書更有價值，只是比書總更老實點，因為都是隨便寫的。集中所收共計七十七篇，篇幅很短，總計起來分量不多，可是收集很不容易。寄出的信每年不在少數，但是怎麼找得回來，有誰保留這種舊信等人去找呢？幸而友人中有二三好事者還收藏著好些，便去借來選

抄，大抵選不到十分之一，計給平伯的信三十五封，給啓元的二十五封，廢名承代選擇，交來十八封，我又刪去其一，計十七封。挑選的標準只取其少少有點感情有點事實，文句無大疵謬的便行，其辦理公務，或雖黃人物者悉不錄。挑選結果僅存此區區，而此區區者又如此無聊，覆閱之後不禁歎息。沒有辦法。這原不是情書，不會有什麼好看的。這又不是宣言書，別無什麼新鮮話可講。反正只是幾封給朋友的信，現在不過附在這集裏再給未知的朋友們看看罷了。雖說是附，在這里實在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頂好的了，別無好處，總寫得比較地誠實點，希望少點醜態。兼好法師嘗說人們活過了四十歲，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羣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了解。行

年五十，不免爲兼好所訶，只是深願尙不忘記老醜，併不以老醜賣錢耳。但是人苦不自知，望兄將稿通讀一過，予以棒喝，則幸甚矣。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七日，作人白。

山中雜信

一

伏園兄：

我已於本月初退院，搬到山裏來了。香山不很高大，彷彿只是故鄉城內的臥龍山模樣，但在北京近郊，已經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雲寺在山腹上，地位頗好，只是我還不曾到外邊去看過，因為須等醫生

再來診察一次之後，纔能決定可以怎樣行動，而且又是連日下雨，連院子裏都不能行走，終日只是起臥屋內罷了。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裏住着幾個和尚們，買了許多香椿干，攤在蘆席上晾着，這兩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乾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着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干，總覺得對於這班和尚們心裏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

般若堂裏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黃昏時候的清澈的磬聲，彷彿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託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

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却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這些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裏，真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著一個「無領事管束」的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不知你以為何如？

寺內的空氣並不比外間更為和平。我來的前一天，般若堂裏的一個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說他偷寺內的法物，先打了一頓，然後細送到城內什麼衙門去了。究竟偷東西沒有，是別一個問題，但是弔打

忍總非佛家所宜。大約現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業」的三綱五常一樣，早已成爲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爲棄物的波羅夷罪，並無妨礙，只要有權力，便可以處置別人，正如護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間也一點都不以爲奇。我們廚房的間壁，住着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吵架。掌櫃的回家去了，只贖了兩個少年的伙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所以更容易爭鬧起來。前天晚上，他們都不願意燒飯，互相推諉，始而相罵，終於各執灶上用的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咤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劫後英雄略等書裏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從這兩件事看來，你大略可以知道這山上的戰氣罷。

因爲病在右肋，執筆不大方便，這封信也是分四次寫成的。以後再談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氣漸熱，到山裏來住的人也漸多了。對面的那三間屋，已於前日租去，大約日內就有人搬來。般若堂兩傍的廂房，本是「十方堂」，這塊大木牌還掛在我的門口。但現在都已租給人住，以後有遊方僧來，除了請到羅漢堂去打坐以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掛單了。

三四天前大殿裏的小菩薩，失少了兩尊，方丈說是看守大殿的和尙偷賣給遊客了，於是又將他細起來，打了一頓，但是這回不曾送官，

因爲次晨我又聽見他在後堂敲那大木魚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經出來，搬到別的寺裏去了。）當時我正翻閱諸經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師在述意緣內說道，「……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惡聲厲色，遂加杖木，結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叢林的規矩，方丈本來可以用什麼板子打人，但我總覺得有點矛盾。而且如果眞照規矩辦起來，恐怕應該挨打的却還不是這個所謂賈小菩薩的和尙呢。

山中蒼蠅之多，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羣飛，嗡嗡作聲，彷彿是蜜蜂的排衙。我雖然將風門上糊了冷布，緊緊關閉，但是每一出入，總有幾個混進屋裏來。各處棹上攤着蒼蠅紙，另

外又用了棕絲製的蠅拍追著打，還是不能絕滅。英國詩人勃來克有蒼蠅一詩，將蠅來與無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愛念，但在實際上却不能這樣的寬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個虱子，將他掐死固然可憐，要把他捨在門外，讓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的東西（註二），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著。

（註一）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經說，她後來變了生育之神，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四分律云，「時有老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膩食將養之。」茶是誠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過用石榴餵他却更妙了。這種殊勝的思想，我也很以為美，但我的心底裏有一種矛盾，一面承認蒼蠅是與我同具生命的衆生之一，但一面又總當他是腳上帶着許多有害的細菌，在頭上面爬的癢癢的，一種可惡的小蟲，心想除滅他。這個情與知的衝突，實在是無法調和，因為我篤信「養老先生」的話，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壞詩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這一點上，大約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罷了。

對於時事的感想，非常紛亂，真是無從說起，倒還不如不說也罷。

六月二十三日。

三

我在第一信裏，說寺內戰氛很盛，但是現在情形却又變了。賣汽水的一個戰士，已經下山去了。這個緣因，說來很長。前兩回禮拜日遊客很多，汽水賣了十多塊錢一天，方丈知道了，便叫他們從形勢最好的那「水泉」旁邊撤退，讓他自己來賣。他們只准在荒涼的塔院下及門口去擺攤，生意便很清淡，掌櫃的於是實行減政，只留下了一個

人做幫手，——這個伙計本是做墨盒的，掌櫃自己是泥水匠。這主從兩人雖然也有時爭論，但不至於開起仗來了。方丈似乎頗喜歡弔打他

屬下的和尚，不過他的法庭離我這裏很遠，所以並未直接受到影響。此外偶然和尚們喝醉了高粱，高聲抗辯，或者爲了金錢勝負稍有糾葛，都是隨即平靜，算不得什麼大事。因此般若堂裏的空氣，近來很是長閒逸豫，令人平矜釋躁。這個情形可以意會，不易言傳，我如今舉出一件瑣事來做個象徵，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我們院子裏，有一羣鷄，共五六隻，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這是和尚們共同養的呢，還是一個人的私產，我都不知道。他們白天裏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間被盛入一隻小口大腹，像是裝香油用的藤篋裏面。這篋子似乎是沒有蓋的，我每天總看見他在柏樹下仰天張著口放著。夜裏酉戌之交，和尚們擂鼓既罷，各去休息，篋裏的鷄便怪聲怪氣的叫起來。於是禪房

裏和尚們的「唵，唵——」之聲，相繼而作。這樣以後，簍裏與禪房裏便復寂然，直到天明，更沒有什麼驚動。問是什麼事呢？答說有黃鼠狼來咬鷄。其實這小口大腹的簍子裏，黃鼠狼是不會進去的，倘若掉了下去，他就再逃也不出來了。大約他總是未能忘情，所以常來窺探，不過聊以快意罷了。倘若簍子上加上一個蓋，——雖然如上文所說，即使無蓋，本來也很安全，——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窺探。但和尚們永遠不加蓋，黃鼠狼也便永遠要來窺探，以致「三日兩頭」的引起夜中簍裏與禪房裏的驅逐。這便是我所說的長閑逸豫的所在。我希望這一節故事，或者能夠比那四個抽象的字說明的更多一點。

但是我在這裏不能一樣的長閑逸豫，在一日裏總有一個陰鬱的時

候，這便是下午清華園的郵差送報來後的半點鐘。我的神經衰弱，易於激動，病後更甚，對於略略重大的問題，稍加思索，便很煩躁起來，幾乎是發熱狀態，因此平常十分留心免避。但每天的報裏，總是充滿著不愉快的事情，見了不免要起煩惱。或者說，既然如此，不看豈不好麼？但我又捨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傷的人，明知觸著是很痛的，但有時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劇痛，保留他受傷的意識。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趕緊丟開，去尋求別的慰解。我此時放下報紙，努力將我的思想遣發到平常所走的舊路上去，——回想近今所看書上的大乘菩薩布施忍辱等六度難行，淨土及地獄的意義，或者去蒐求游客及和尚們（特別注意於方丈）的軼事。我也不願再說

不愉快的事，下次還不如仍同你講他們的事情罷。

六月二十九日。

四

近日因爲神經不好，夜間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頹唐，所以好久沒有寫信，也不會做詩了。詩思固然不來，日前到大殿後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詩興大減。碑亭之北有兩塊石碑，四面都刻著乾隆御製的律詩和絕句。這些詩雖然很講究的刻在石上，壁上還有憲兵某君的題詞，贊歎他說「天命乃有移，英風殊難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聯想到那塾師給冷于冰看的草稿，將我的創作熱減退到近於零度。我以前病中忽發野心，想做兩篇小說，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戀；幸而到了

現在還不會動手。不然，豈不將使饑饉賦不但無獨而且有偶麼？

我前回答應告訴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現在也未幾踐約，因為他們都從正門出入，很少到般若堂裏來的。我看見從我窗外走過的游客，一總不過十多人。他們却有一種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對於植物的年齡頗有趣味。他們大抵問和尚或別人道，「這藤蘿有多少年了？」答說，「這說不上來。」便又問，「這柏樹呢？」至於答案，自然仍舊是「說不上來」了。或者不問柏樹的，也要問槐樹，其餘核桃石榴等小樹，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覺得奇異，他們既然如此熱心，寺裏的人何妨就替各顆老樹胡亂定出一個年歲，叫和尚們照樣對答，或者寫在大木板上，掛在樹下，豈不一舉兩得麼？

游客中偶然有提著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爲作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爲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惡者更爲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爲妾——因貧窮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對於提鳥籠的人的反感，也是出於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罷了；（其實飛鳥的肉，於養生上也並非必要。）如要賞鑑，在他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裏，擎著走呢？我以爲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質首於梵網戒疏盜戒下注云，「善見云，盜空中鳥，左翅至右翅，尾至頭，上下亦爾，俱得重罪。准此戒，縱無主，鳥身自爲主，盜皆重也。」鳥身自爲主，——這句話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

豈是那些提鳥籠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網經裏還有幾句話，我覺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子，一切衆生見而捨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風火，是我本體。……」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輪迴之說，然而對於這普親觀平等觀的思想，仍然覺得他是真而且美。英國勃來克的詩，

「被獵的兔每一聲叫，

撕掉腦裏的一枝神經；

雲雀被傷在翅膀上，

「一個天使止住了歌唱。」

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們爲自己養生計，或者不得不殺生，但是大慈悲性種子也不可保存，所以無用的殺生與快意的殺生，都應該避免的，譬如吃醉蝦，這也罷了；但是有人並不貪他的鮮味，只爲能夠將半活的蝦夾住，直往嘴裏送，心裏想道「我吃你！」覺得很快活。這是在那裏嘗得勝快心的滋味，並非真是吃了。晨報雜感欄裏曾登過松年先生的一篇「愛」，我很以他所說的爲然。但是愛物也與仁人很有關係，倘若斷了大慈悲性種子，如那樣吃醉蝦的人，於愛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夠圓滿的了。

七月十四日。

五

近日天氣很熱，屋裏下午的氣溫在九十度以上。所以一到晚間，般若堂裏在院子裏睡覺的人，總有三四人之多。他們的睡法很是奇妙，因為蚊子白蛉要來咬，於是便用棉被沒頭沒腦的蓋住。這樣一來，固然再也不怕蚊子們的勒索，但是露天睡覺的原意也完全失掉了。要說是涼快，却蒙著棉被；要說是通氣，却將頭直鑽到被底下去。那麼同在熱而氣悶的屋裏睡覺，還有什麼區別呢？有一位方丈的徒弟，睡在藤椅上，掛了一頂洋布的帳子，我以爲是防蚊用的了，豈知四面都是懸空，蚊子們如能飛近地面一二尺，仍舊是可以進去的，他的帳子

只能擋住從上邊掉下來的蚊子罷了。這些奧妙的辦法，似乎很有一種禪味，只是我不了解不來。

我的行蹤，近來已經推廣到東邊的「水泉」。這地方確是還好，我於每天清早，沒有游客的時候，去徜徉一會，賞鑑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淨，路上很多氣味，——因為陳列著許多本草上的所謂人中黃！我想中國真是一個奇妙的國，在那裏人們不容易得到營養料，也沒有方法處置他們的排泄物。我想像軒轅太祖初入關的時候，大約也是這樣情形。但現在已經過了四千年之久了。難道這個情形真已支持了四千年，一點不會改變？

水泉四面的石階上，是天然療養院附屬的所謂洋廚房。門外生著

一棵白楊樹，樹幹很粗，大約直徑有六七寸，白皮斑駁，很是好看。他的葉在沒有什麼大風的時候，也瑟瑟的響。仿佛是有魔術似的。古詩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非看見過白楊樹的人，不大能了解他的趣味。歐洲傳說云，耶穌釘死在白楊木的十字架上，所以這樹以後便永遠顫抖著。……我正對著白楊起種種的空想，有一個七八歲的小西洋人跟著寧波的老媽子走進洋廚房來。那老媽子同廚子講著話的時候，忽然來了兩個小廣東人，各舉起一隻手來，接連的打小西洋人的嘴巴。他的兩個小頰，立刻被批的通紅了，但他却守著不抵抗主義，任憑他們打去。我的用人看不過意，把他們隔開兩回，但那兩位搥夷的勇士又衝過去，尋著要打嘴巴。被打的人雖然忍受下去

了，但他們把我剛纔的浪漫思想也批到不知去向，使我切膚的感到現實的痛。——至於這兩個小愛國者的行爲，若由我批評，不免要有過激的話，所以我也不再說了。

我每天傍晚到碑亭下去散步，順便恭讀乾隆的御製詩；碑上共有十首，我至少總要讀他兩首。讀之既久，便發生種種感想，其一是覺得語體詩發生的不得已與必要。御製詩中有這幾句，如「香山適纔游白社，越嶺便以至碧雲，」又「玉泉十丈瀑，誰識此其源，」似乎都不大高明。但這實在是舊詩的難做，怪不得皇帝。對偶呀，平仄呀，押韻呀，拘束得非常之嚴，所以便是奉天承運的真龍也掙扎他不過，只落得留下多少打油的痕跡在石頭上面。倘若他生在此刻，拋了七絕

五律不做，去做較爲自由的新體詩，即使做的不好，也總不至於被人認爲「哥羅聞焉嫂棒傷」的藍本罷。但我寫到這里，忽然想到大江集等幾種名著，又覺得我所說的也未必盡然。大約用文言做「哥羅」的，用白話做來仍是「哥羅」，——於是我又想起一種疑問，這便是語體詩的「萬應」的問題了。

七月十七日。

六

好久不寫信了。這個原因，一半因爲你的出京，一半因爲我的無話可說。我的思想實在混亂極了，對於許多問題都要思索，却又一樣的沒有歸結，因此覺得要說的話雖多，但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現在決

心放任，並不硬去統一，姑且看書消遣，這倒也還罷了。

上月裏我到香山去了兩趟，都是坐了四人轎去的。我們在家鄉的時候，知道四人轎是只有知縣坐的，現在自己却坐了兩回，也是「出於意表之外」的。我一個人叫他們四位扛着，似乎很有點抱歉，而且每人只能分到兩角多錢，在他們實在也不經濟；不知道爲什麼不減作兩人呢？那轎槓是杉木的，走起來非常顛播。大約坐這轎的總非有候補道的那樣身材，是不大合宜的。我所去的地方是甘露旅館，因爲有兩個朋友耽擱在那里，其餘各處都不會去。什麼的一處名勝，聽說是督辦夫人住著，不能去了。我說這是什麼督辦。參戰和邊防的督辦不是都取消了麼。答說是水災督辦，我記得四五年前天津一帶確曾有過

一回水災，現在當然已經干了，而且連旱災都已鬧過了（雖然不在天津）。朋友說，中國的水災是不會了的。黃河不是決口了麼。這話的確不錯，水災督辦誠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照中國的情形看來，恐怕還非加入官制裏去不可呢。

我在甘露旅館買了一本萬松野人言善錄，這本書出了已經好幾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見。我老實說，對於英先生的議論未能完全贊同，但因此引起我陳年的感慨，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極少數的人能夠以科學藝術或社會的運動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數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能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的野蠻殘忍的多神——其實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發達纔

有點希望。不過有兩大條件，要緊緊的守住：其一是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與舊的神的觀念去同化，以致變成一個西裝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閥，去妨害自由思想的發達。這第一第二的覆轍，在西洋歷史上實例已經很多，所以非竭力免去不可。——但是，我們昏亂的國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裏，既然受不住知慧之光的照耀，肯受這新宗教的灌頂麼？不為傳統所囚的大公無私的新宗教家，國內有幾人呢？仔細想來，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將來主宰國民的心的，仍舊還是那一带的鬼神妖怪罷！

我的行蹤既然推廣到了寺外，寺內各處也都已走到，只剩那可以聽松濤的有名的塔上不會去。但是我平常散步，總只在御詩碑的左近

或是彌勒佛前面的路上。這一段泥路來回可一百步，一面走著，一面聽著階下龍嘴裏的潺湲的水聲，（這就是御製詩裏的「清波繞砌湲」，）倒也很有興趣。不過這清波有時要不「湲」，其時很是令人掃興，因為後面有人把他截住了。這是誰做主的，我都不知道，大約總是有什麼金魚池的閹人們罷。他們要放水到池裏去，便是汲水的人也只好等著，或是勞駕往水泉去，何況想聽水聲的呢！靠著這清波的一個朱門裏，大約也是閹人，因為我看見他們搬來的前兩天，有許多窮朋友頭上頂了許多大安樂椅小安樂椅進去。以前一個繪畫的西洋人住着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門禁，東北角的牆也坍了，我常常去到那里望對面的山景和在溪灘積水中洗衣的女人們。現在可是截然不同的了，倒牆

從新築起，將真山關出門外，却在裏面叫人堆上許多石頭，（拾這些石頭的人們，足足有三天，在我的窗前絡繹的走過，）叫做假山，一面又在彌勒佛左手的路上築起一堵泥牆，於是我真山固然望不見，便是假山也輪不到看。那些閩人們似乎以為四周非有牆包圍著是不能住人的。我遠望香山，上迤邐的圍牆，又想起秦始皇的萬里長城，覺得我所推測的話並不是全無根據的。

還有別的見聞，我曾做了兩篇西山小品，其一曰一個鄉民的死，其二曰賣汽水的人，將他記在裏面。但是那兩篇是給日本的朋友們所辦的一個雜誌作的，現在雖有原稿留下，須等我自己把他譯出方可發表。

九月三日，在西山。

一封反對新文化的信

伏園兄：

江紹原先生給你的信裏，有幾句話我很表同意，便是說韓女士接到那封怪信應該由她的父去向寫信人交涉，或請求學校辦理。但是韓女士既願負責發表，那麼無論發表那一封信當然是她的自便，我們也不好多講閑話。至於登載這封「怪信」，在江先生看來，似乎覺得有

點對不起北大，這個意見我不能贊同。這實在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楊先生的罪案只在以教員。而不認識的女生通信而且發言稍有不檢點之處，結果是「不在北大教書」，這件事便完了，於學校本身有什麼關係，難道北大應該因「失察」而自請議處麼？江先生愛護北大的盛意是很可感的，但我覺得這不免有點神經過敏罷。

你說，「這種事用不着校長過問，也用不着社會公斷」，我極以為然，退一步說，北大准許（當然不應該強迫）楊先生辭職或者還是可以的事，但今日風聞別的學校也都予以革職處分，我以為這是不合理。我也認楊先生的舉動是不應當，是太傻，但究竟不會犯了什麼法律道德，不能就目為無人格，加以這種過重的懲罰。我並不想照

樣去寫信給不認識的女人，所以在此刻預先爲自己留下一個地步；實在覺得在這樣假道學的冷酷的教育界裏很是寒心，萬一不慎多說了一句話多看了一眼，也難保不爲衆矢之的，變爲名教的罪人。我真不懂中國的教育界怎麼會這樣充滿了法利賽的空氣，怎麼會這樣缺少健全的思想與獨立的判斷，這實在比泰戈爾與文化侵略加在一起還要可怕呀。

我又聽說這事件發生的前後有好些大學生夾在中間起闕。這也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即是現代青年的品性的墮落。事前有放謠言的人，在便所裏寫啓事的 G G 等，事後有人張貼黃榜，發檄文，指爲北大全校之不幸，全國女子之不幸，又稱楊先生的信是教授式的強盜行

爲，威嚇欺騙漁獵（？）女生的手段，大有滅此朝食，與衆共棄之之概。抒情的一種迸發在青年期原是常有的事，未始不可諒解，但迸發總也要迸發的好看點，纔有詩的趣味，令人可以低徊欣賞，如沙樂美或少年維特。這回的可惜太難看了，那些都是什麼話？我不禁要引用楊先生信裏的話來做考語：「唉！這都叫做最高學府的學生！」古人有言，「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他們這樣的鬧，實在要比楊先生的信更「怪」。還有一層，即使他們措詞較爲妥當，這種多管別人閑事的風氣我也很不以爲然。我想社會制裁的寬嚴正以文化進步的高低爲比例，在原始社會以及現在的山村海鄉，個人的言動飲食幾乎無一不在羣衆監督之下，到得文化漸高，個人各自負責可以自由行動，「各

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纔真是文明社會的氣象。中國自五四以來，高唱羣衆運動社會制裁，到了今日變本加厲，大家忘記了自己的責任，都來干涉別人的事情，還自以爲是頭號的新文化，真是可憐憫者。我想現在最要緊的是提倡個人解放，凡事由個人自己負責去做，自己去解決，不要閑人在旁吆喝叫打。你說這種事也用不着社會公判，這也正是我的意思。

我最厭惡那些自以爲毫無過失，潔白如鴿子，以攻擊別人爲天職的人們，我寧可與有過失的人爲伍，只要他們能夠自知過失，因爲我也並不是全無過失的人。

我因了這件事得到兩樣教訓，卽是多數之不可信以及女性之可

侵
•

十三年五月十三日
陶然

濟南道中

伏園兄，你應該還記得「夜航船」的趣味罷？這個趣味裏的確包含有些不很優雅的非趣味，但如一切過去的記憶一樣，我們所記住的大抵只是一些經過時間溶化變了形的東西，所以想起來還是很好的趣味。我平素由紹興往杭州總從城裏動身，（這是二十年前的話了，）有一回同幾個朋友從鄉間趁船，這九十里的一站路足足走了半天一

夜；下午開船，傍晚纔到西郭門外，於是停泊，大家上岸吃酒飯。這很有牧歌的趣味，值得田園畫家的描寫。第二天早晨到了西興，埠頭的飯店主人很殷勤地留客，點頭說「吃了飯去」，進去坐在裏面（斯文人當然不在櫃台邊和「短衣幫」並排着坐，）破板桌邊，便端出烤蝦小炒醃鴨蛋等「家常便飯」來，也有一種特別的風味。可惜我好久好久不曾吃了。

今天我坐在特別快車內從北京往濟南去，不禁忽然的想起舊事來。火車裏吃的是大菜，車站上的小販又都關出在木柵欄外，不容易買到土俗品來吃。先前却不是如此，一九〇六年我們乘京漢車往北京應練兵處（那時的大臣是水竹村人）的考試的時候，還在車窗口買到許

多東西亂吃，如一個銅子一隻的大雅梨，十五個銅子一隻的燒雞之類；後來在什麼站買到兔肉，同學有人說這實在是貓，大家便覺得惡心不能再吃，都摔到窗外去了。在日本旅行，於新式的整齊清潔之中，（現在對於日本的事只好「清描淡寫」地說一句半句，不然恐要蹈鄧先生的覆轍，）却仍保存着舊日的長閑的風趣。我在東海道中買過一箱「日本第一的吉備團子」，雖然不能證明是桃太郎的遺制，口味却真不壞，可惜都被小孩們分吃，我只嘗到一兩顆，而且又小得可恨。還有平常的「便當」，在形式內容上也總是美術的，味道也好，雖在吃慣肥魚大肉的大人先生們自然有點不配胃口。「文明」一點的有「冰激凌」裝在一隻麥粉做的杯子裏，末了也一同嚥下去。——我坐在

這鐵甲快車內，肚子有點餓了，頗想吃一點小食，如孟代故事中王子所吃的，然而現在實屬沒有法子，只好往餐堂車中去吃洋飯。

我並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雖然要吃，若在強迫的非吃不可的時候，也會令人不高興起來。還有一層，在中國旅行的洋人的確太無禮儀，即使並無什麼暴行，也總是放肆討厭的。即如在我這一間房裏的一個怡和洋行的老板，帶了一隻小狗，說是在天津花了四十塊錢買來的；他一上車就高臥不起，讓小狗在房內撒尿，忙得車侍三次拿布來擦地板，又不餵飽，任牠東張西望，嗚嗚的哭叫。我不是虐待動物者，但見人家矐愛動物，摟抱貓狗坐車坐船，妨害別人，也是很嫌惡的；我覺得那樣的矐愛正與虐待同樣地是有點獸性的。洋人中當然也有

真文明人，不過商人大抵不行，如中國的商人一樣。中國近來新起一種「打鬼」——便是打「玄學鬼」與「直脚鬼」——的傾向，我大體上也覺得贊成，只是對於他們的態度有點不能附和。我們要把一切的鬼或神全數打出去，這是不可能的事，更無論他們只是拍令牌，念退鬼咒，當然毫無功效，只足以表明中國人術士氣之十足，或者更留下一點惡因。我們所能做，所要做的，是如何使玄學鬼或直脚鬼不能爲害。我相信，一切的鬼都是爲害的，倘若被放縱着，便是我們自己「曲脚鬼」也何嘗不如此。……人家說，談天談到末了，一定要講到下作的話去，現在我却反對地談起這樣正經大道理來，也似乎不大合式，可以不再寫下去了罷，十三年五月三十一日，津浦車中。

濟南道中之一

過了德州，下了一陣雨，天氣頓覺涼快，天色也暗下來了。室內點上電燈，我向窗外一望，却見別有一片亮光照在樹上地上，覺得奇異，同車的一位寧波人告訴我，這是後面護送的兵車的電光。我探頭出去，果然看見末後的一輛車頭上，兩邊各有一盞燈（這是我推想出來的，因為我看的只是一邊，）射出光來，正如北京城裏汽車的兩隻

大眼睛一樣。當初我以為既然是兵車的探照燈，一定是很大的，却正出於意料之外，牠的光只照着車旁兩三丈遠的地方，並不能直照見樹林中的賊蹤。據那位買辦所說，這是從去年故孫美瑤團長在臨城做了那「算不得什麼大事」之後新增的，似乎頗發生效力，這兩道神光真嚇退了沿路的毛賊，因為以後確不會出過事，而且我於昨夜也已安抵濟南了。但我總覺得好笑，這兩點光照在火車的尾巴頭，好像是夏夜的螢火，太富於談諧之趣。我坐在車中，看著窗外的亮光從地面移在麥子上，從麥子移到樹葉上，心裏起了一種離奇的感覺，覺得似危險非危險，似平安非平安，似現實又似在做戲，彷彿眼看程咬金腰間插著兩把紙糊大板斧在台上踱著時一樣。我們平常有一句話，時時說起

却很少實驗到的，現在拿來應用，正相適合，——這便是所謂浪漫的境界。

十點鐘到濟南站後，坐洋車進城，路上看見許多店舖都已關門，——都上著「排門」，與浙東相似。我不能算是愛故鄉的人，但見了這樣的街市，却也覺得很是喜歡。有一次夏天，我從家裏往杭州，因為河水乾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點鐘的時分坐轎出發，通過蕭山縣城；那時所見街上的情形，很有點與這回相像。其實紹興和南京的夜景也未嘗不如此，不過徒步走過的印象與車上所見到底有些不同，所以叫不起聯想來罷了。城裏有好些地方也已改用玻璃門，同北京一樣，這是我今天下午出去看來的。我不能說排門是比玻璃門更

好，在實際上玻璃門當然比排門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觀地看去，總覺得舊式的鋪門較有趣味。玻璃門也自然可以有牠的美觀，可惜現在多未能顧到這一層，大都是粗劣潦草，如一切的新東西一樣。舊房屋

的粗拙，全體還有些調和，新式的却只見輕率凌亂這一點而已。

今天下午同四個朋友去游大明湖，從鶴華橋下船。這是一種「出坂船」似的長方的船，門窗做得很考究，船頭有扁一塊，文云：「逸興豪情」，——我說船頭，只因牠形勢似船頭，但行駛起來，牠却變了船尾，一個舟子便站在那里倒撐上去。他所用的傢伙只是一支天然木的篙，不知是什麼樹，剝去了皮，很是光滑，樹身却是彎來扭去的並不筆直；他拿了這件東西，能夠使一隻大船進退回旋無不如意，並且

不會遇見一點小衝撞，在我只知道使船用槳櫓的人看了不禁着實驚歎。大明湖在老殘遊記裏很有一段描寫，我覺得寫不出更好的文章來，而且你以前赴教育改進社年會時也會到過，所以我可以不絮說了。我也同老殘一樣，走到歷下亭鐵公祠各處，但可惜不會在明湖居聽得白妞說梨花大鼓。我們又去看「大帥張少軒」捐賞倡修的曾子固的祠堂，以及張公祠，祠裏還挂有一幅他的「門下子婿」的長髯照相和好些「聖朝柱石」等等的孫公德政牌。隨後又到北極祠去一看，照例是那些塑像，正殿右側一個大鬼，一手倒提著一個小妖，一手揹着一個，神氣非常活現，右脚下踏著一個女子，牠的脚跟正落在腰間，把她踹得目瞪口呆，似乎喘不過氣來，不知是到底犯了什麼罪。大明湖的印

象彷彿像南京的玄武湖，不過這湖是在城裏，很是別緻。清人鐵保有一聯云，「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實在說得湖好，（據老殘說這是鐵公祠大門的楹聯，現今却已掉下，在享堂內倚牆放著了，）雖然我們這回看不到荷花，而且湖邊漸漸地填爲平地，面積大不如前，水路也很窄狹，兩旁變了私產，一區一區地用葦塘圍繞，都是人家種蒲養魚的地方，所以老殘遊記裏所記千佛山倒影入湖的景象已經無從得見，至於「一聲漁唱」尤其是聽不到了。但是濟南城裏有一個湖，即使較前已經不如，總是很好的事；這實在可以代一個大公園，而且比公園更爲有趣，於青年也很有益，我遇見好許多船的學生在湖中往來，比較中央公園裏那些學生站在路邊等看頭髮像雞窠的女

人要好得多多，——我並不一定反對人家看女人，不過那樣看法未免令人見了生厭。這一天的湖逛得很快意，船中還有王君的一個三歲的小孩同去，更令我們喜悅。他從宋君手裏要蒲桃干吃，每拿幾顆例須唱一齣歌加以跳舞，他便手舞足蹈唱「一二三四」給我們聽，交換五六個蒲桃干，可是他後來也覺得麻煩，便提出要求，說「不唱也給我罷」。他是個很活潑可愛的小人兒，而且一口的濟南話，我在他口中初次聽到「俺」這一個字活用在言語裏，雖然這種調子我們從北大徐君的話裏早已聽慣了。六月一日，在「家家泉水戶戶垂楊」的濟南城內。

濟南道中之三

六月二日午前，往工業學校看金綫泉。這天正下着雨，我們乘暫時雨住的時候，踏著濕透的青草，走到石池旁邊，照著老殘的樣子側著頭細看水面，却總於看不見那條金線，只有許多水泡，像是一串串的珍珠，或者還不如說水銀的蒸汽，從石隙中直冒上來，彷彿是地下有幾座丹灶在那里煉藥。池底裏長著許多植物，有竹有柏，有些不知

名的花木，還有一株月季花，帶著一個開過的花蒂：這些植物生在水底，枝葉青綠，如在陸上一樣，到底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金綫泉的隣近，有陳遼留客的投轄井，不過現在只是一個六尺左右的方池，轄雖還可以投，但是投下去也就可以取出來了。次到趵突泉，見大池中夾有三股泉水向上噴涌，據老殘遊記裏說翻出水面有二三尺高，我們看見却不過尺許罷了。池水在雨後頗是渾濁，也不會流得「汨汨有聲」，加上周圍的石橋石路以及茶館之類，覺得很有點像故鄉的脂溝匯，——傳說是越王宮女傾脂粉水，匯流此地，現在却俗稱「猪狗匯」，是鄉村航船的聚會地了。隨後我們往商埠游公園，剛纔進門雨又大下，在茶亭中坐了許久，等雨霽後再出來遊玩，園中別無遊客，容我

們三人獨占全園，也是極有趣味的事。公園本不很大，所以便即遊了，裏邊又別無名勝古跡，一切都是人工的新設，但有一所大廳，門口懸著匾額，大書曰「暢遊游情，馬良撰并書，」我却瞻仰了好久。我以前以為馬良將軍只是善於打什麼拳的人，現在纔知道也很有風雅的趣味，不得不陳謝我當初的疏忽了。

此外我不曾往別處游覽，但濟南這地方却已儘夠中我的意了。我覺得北京也很好，只是太多風和灰土，濟南則沒有這些；濟南很有江南的風味，但我所討厭的那些東南的脾氣似乎沒有，（或未免有點速斷？）所以是頗愉快的地方。然而因為端午將到，我不能不趕快回北京來，於是在五日午前二時終於乘了快車離開濟南了。

我在濟南四天，講演了八次。範圍題目都由我自己選定，本來已是自由極了，但是想來想去總覺得沒有什麼可講，勉強擬了幾個題目，都沒有十分把握，至於所講的話覺得不能句句確實，句句表現出真誠的氣分來，那是更不必說了。就是平常談話，也常覺得自己有些話是虛空的，不與心情切實相應，說出時便即知道，感到一種惡心的寂寞，好像是嘴裏嘗到了肥皂。石川啄木的短歌之一云：

「不知怎地，

總覺得自己是虛偽之塊似的，

將眼睛閉上了。」

這種感覺，實在經驗了好許多次。在這八個題目之中，只有末了

的「神話的趣味」還比較的好一點；這並非因為關於神話更有把握，只因世間對於這個問題很多誤會，據公刊的文章上看來，幾乎尙未有人加以相當的理解，所以我對於自己的意見還未開始懷疑，覺得不妨略說幾句。我想神話的命運很有點與夢相似。野蠻人以夢爲真，半開化人以夢爲兆，「文明人」以夢爲幻，然而在現代學者的手裏，却成爲全人格之非意識的顯現；神話也經過宗教的，「哲學的」以及「科學的」解釋之後，由人類學者解救出來，還他原人文學的本來地位。中國現在有相信鬼神託夢魂魄入夢的人，有求夢占夢的人，有說夢是妖妄的人，但沒有人去從夢裏尋出他情緒的或感覺的分子，若是一「滿願的夢」則更求其隱密的動機，爲學術的探討者；說及神話，非信受

則排斥，其態度正是一樣。我看許多反對神話的人雖然標榜科學，其實他的意思以爲神話確有信受的可能，倘若不是竭力抗拒；這正如性意識很強的道學家之提倡戒色，實在是兩極相遇了。真正科學家自己既不會輕信，也就不必專用攻擊，只是平心靜氣地研究就得，所以懷疑與寬容是必要的精神，不然便是狂信者的態度，非耶者還是一種教徒，非孔者還是一種儒生，類例很多。卽如近來反對太戈爾運動也是如此，他們自以爲是科學思想與西方化，却缺少懷疑與寬容的精神，其實仍是東方式的攻擊異端：倘若東方文化裏有最大的毒害，這種專制的狂信必是其一了。不意話又說遠了，與濟南已經毫無關係，就此擱筆，至於神話問題說來也嫌嘮叨，改日面談罷。六月十日，在北京寫。

苦雨

伏園兄：

北京近日多雨，你在長安道上不知也遇到否，想必能增你旅行的許多佳趣。雨中旅行不一定是很愉快的，我以前在杭滬車上時常遇雨，每感困難，所以我于火車的雨不能感到什麼興味，但臥在烏篷船裏，靜聽打篷的雨聲，如上款乃的櫓聲以及「靠塘來，靠下去」的呼聲，

却是一種夢似的詩境。倘若更大膽一點，仰臥在脚划小船內，冒雨夜行，更顯出水鄉住民的風趣，雖然較爲危險，一不小心，拙劣地轉一個身，便要使船底朝天。二十多年前往東浦弔先父的保姆之喪，歸途遇暴風雨，一葉扁舟在白鵝似的波浪中間滾過大樹港，危險極也愉快極了。我大約還有好些「爲魚」時候——至少也是斷髮文身時候的脾氣，對於水頗感到親近，不過北京的泥塘似的許多「海」實在不很滿意，這樣的水沒有也並不怎麼可惜。你往「陝半天」去似乎要走好兩天的準沙漠路，在那時候倘若遇見風雨，大約是很舒服的，遙想你胡坐驟車中，在大漠之上，大雨之下，喝著四打之內的汽水，悠然進行，可以算是「不亦快哉」之一。但這只是我的空想，如詩人的理

想一樣地靠不住，或者你在驟車中遇雨，很感困難，正在叫苦連天也未可知，這須等你回京後問你再說了。

我住在北京，遇見這幾天的雨，却叫我十分難過。北京向來少雨，所以不但雨具不很完全，便是家屋構造，於防雨亦欠周密。除了真正富翁以外，很少用實椽磚牆，大抵只用泥牆抹灰敷衍了事。近來天氣轉變，南方酷寒而北方淫雨，因此兩方面的建築上都露出缺陷。一星期前的雨把後園的西牆淋坍，第二天就有「梁上君子」來摸索北房的鐵絲窗，從次日起趕緊邀了七八位匠人，費兩天工夫，從頭改築，已經成功十分八九，總算可以高枕而臥，前夜的雨却又將門口的南牆沖倒二三丈之譜。這回受驚的可不是我了，乃是川島君「佢們」倆，

因爲「梁上君子」如再見光顧，一定是去躲在「佢們」的窗下竊聽的了。爲消除「佢們」的不安起來，一等天氣晴正，急須大舉地修築，希望日子不至於很久，這幾天只好暫時拜託川島君的老弟費神代爲警護罷了。

前天十足下了一夜的雨，使我夜裏不知醒了幾遍。北京除了偶然有人高興放幾個爆竹以外，夜裏總還安靜，那樣嘩喇嘩喇的雨聲在我的耳朵已經不很聽慣，所以時常被牠驚醒，就是睡著也彷彿覺得耳邊粘着麵條似的東西，睡的很不痛快。還有一層，前天晚間據小孩們報告，前面院子裏的積水已經離台階不及一寸，夜裏聽着雨聲，心裏胡里胡塗地總是想水已上了台階，浸入西邊的書房裏了。好容易到了早

上五點鐘，赤腳撐傘，跑到西屋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水浸滿了全屋，約有一寸深淺，這纔嘆了一口氣，覺得放心了；倘若這樣與高采烈地跑去，一看却沒有水，恐怕那時反覺得失望，沒有現在那樣的滿足也說不定，幸而書籍都沒有濕，雖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但是濕成一餅一餅的紙糕，也很是不愉快。現今水雖已退，還留下一種漲過大水後的普通的臭味，固然不能留客坐談，就是自己也不能在那里寫字，所以這封信是在裏邊炕桌上寫的。

這回的大雨，只有兩種人最是喜歡。第一是小孩們。他們喜歡水，却極不容易得到，現在看見院子裏成了河，便成羣結隊地去「淌河」去。赤了足伸到水裏去，實在很有點冷，但他們不怕，下到水裏還不

肯上來。大人見小孩們玩的有趣，也一個兩個地加入，但是成績却不甚佳，那一天裏滑倒了三個人，其中兩個都是大人，——其一爲我的兄弟，其一是川島君。第二種喜歡下雨的則爲蝦蟆。從前同小孩們往高亮橋去釣魚釣不着，只捉了好些蝦蟆，有綠的，有花條的，拿回來都放在院子裏，平常偶叫幾聲，在這幾天裏便整日叫喚，或者是荒年之兆，却極有田村的風味。有許多耳朵皮嫩的人，很惡喧囂，如麻雀蝦蟆或蟬的叫聲，凡足以妨礙他們的甜睡者，無一不痛惡而深絕之，大有欲滅此而午睡之意。我覺得大可以不必如此，隨便聽聽都是很有趣味的，不但是這些久成詩料的東西，一切鳴聲其實都可以聽。蝦蟆在水田裏羣叫，深夜靜聽，往往變成一種金屬音，很是特別，又有時

彷彿是狗叫，古人常稱蛙蛤爲吠，大約也是從實驗而來。我們院子裏的蝦蟆現在只見花條的一種，牠的叫聲更不漂亮，只是格格格這個叫法，可以說是革音，平常自一聲至三聲，不會更多，唯在下雨的早晨，聽牠一口氣叫上十二三聲，可見牠是實在喜歡極了。

這一場大雨恐怕在鄉下的窮朋友是很大的一個不幸，但是我不會親見，單靠想像是不中用的，所以我不去虛偽地代爲悲歎了。倘若有人說這所記的只是個人的事情，於人生無益，我也承認，我本來只想說個人的私事，此外別無意思。今天太陽已經出來，傍晚可以出外去游嬉，這封信也就不再寫下去了。

我本等着看你的秦游記，現在却由我先寫給你着，這也可以算是

「意表之外」的事罷・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在京城書

論女袴

紹原兄：

你的「裙要長過褲」的提議，我當然贊同，即可請你編入民國新禮的草案裏。但我們在這裡應當聲明一句，這條禮的制定乃是從趣味（這兩個字或者有點語病，因為心理學家怕要把牠定為「味覺」，）上著眼，並不志在「挽靡習」。我在婦女週報及婦女雜誌上看見什麼

教育會聯合會的一件議決案，主張女生「應依章一律著用制服」，至于制服則「袖必齊腕，裙必及脛」，一眼看去與我們的新禮頗有陽虎貌似孔子之概，實際上却截然不同。原案全文皆佳，今只能節錄其一部分於後：

「衣以蔽體，亦以彰身，不衷爲災，昔賢所戒，矧在女生，衆流仰望，雖曰末節，所關實鉅。……甚或故爲寬短，豁敞脫露，揚袖見肘，舉步窺膝，殊非謹容儀尊瞻視之道。……」

婦女週報（六十一期）的奚明先生對於這篇衛道的大文加以批評，說得極妙，不必再等我來多話。他說：

「教育會會員諸公當然也是衆流之一流，仰望也一定很久，……」

仰望的結果，便是加上「故爲寬短云云」這十六字的考語。其中尤足以使諸公心蕩神搖的，是所見的肘和所窺的膝。本來肘與膝也是無論男女人人都有的東西，無足爲奇；但因爲諸公是從地下「仰」著頭向上而「望」的緣故，所以更從肘膝而窺見那肘膝以上的非肘膝，便不免覺得「殊非謹饒容尊瞻視之道」起來了。」

奚明先生的話的確不錯，教育會諸公的意思實在如李笠翁所說在於「掩藏祕器，愛護家珍」而已。笠翁怕人家的窺見以致心蕩神搖，諸公則怕窺見人家而心蕩神搖，其用意不同而居心則一，都是一種野蠻思想的遺留。野蠻人常把自己客觀化了，把自己行爲的責任推歸外物，在小孩狂人也都有這種傾向。就是在文明社會裏也還有遺跡，如

須勒特耳 (Th. Schroeder, 見 Ellis 著夢之世界第七章所引) 所說, 現代的禁止文藝科學美術等大作, 即本於此種原始思想, 以爲猥褻在於其物而不在感到猥褻的人, 不知道倘若真需禁止, 所應禁者却正在其人也。教育會諸人之取締「豁敞脫露」, 正是怕肘膝的蠱惑力, 所以是老牌的野蠻思想, 不能冒我們新開店的招牌: 爲防魚目混珠起見, 不得不加添這張仿單, 請賜顧者認明玉璽爲記, 庶不致誤。

我的意思, 衣服之用是蔽體即以彰身的, 所以美與實用一樣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 有些地方藏了, 都是以彰身體之美; 若是或藏或露, 反而損美的, 便無足取了。裙下無論露出一隻襠脚兩隻襠脚, 總是沒有什麼好看, 自然應在糾正之列。

「西洋女子不穿褲」的問題，我因為關於此事尙缺查考，這回不能有所論列爲歉。

十三年十二月七日。

與友人論性道德書

雨村兄：

長久沒有通信，實在因為太託熟了，況且彼此都是好事之徒，一個月裏總有幾篇文字在報紙上發表，看了也抵得過談天，所以覺得別無寫在八行書上之必要。但是也有幾句話，關於婦人雜誌的，早想對你說說，這大約是因為懶，拖延至今未曾下筆，今天又想到了，便寫

這一封信寄給你。

我如要稱贊你，說你的婦人雜誌辦得好，即使是真話也總有後台喝采的嫌疑，那是我所不願意說的，現在却是別的有點近於不滿的意見，似乎不妨一說。你的戀愛至上的主張，我彷彿能夠理解而且贊同，但是覺得你的婦人雜誌辦得不好，——因為這種雜誌不是登載那樣思想的東西。婦人雜誌我知道是營業性質的，營業與思想——而且又是戀愛——差的多麼遠？我們要談思想，三五個人自費賠本地來發表是可以的，然而在營業性質的刊物上，何況又是 *The Ladies Journal* ……那是期期以為不可。我們要知道，營業與真理，職務與主張，都是斷乎不可混同，你却是在太老實地「借別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塊壘」，雖不

愧爲忠實的婦女問題研究者，却不能算是一個好編輯員了。所以我現在想忠告你一聲，請你留下那些「過激」的「不道德」的兩性倫理主張預備登在自己的刊物上，另外重新依據營業精神去辦公家的雜誌，千萬不要再談爲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不喜的戀愛；我想最好是多登什麼做雞蛋糕布丁杏仁茶之類的方法以及刺繡裁縫梳頭束胸捷訣，——或者調查一點纏腳法以備日後需要時登載尤佳。白話叢書裏的女誠註釋此刻還可採取轉錄，將來讀經潮流自北而南的時候自然應該改登女兒了。這個時代之來一定不會很遲，未雨綢繆現在正是時候，不可錯過。這種雜誌青年男女愛讀與否雖未敢預言，但一定很中那些有權威的老爺們的意，待多買幾本留著給孫女們讀，銷路不愁不廣。即使

不說銷路，跟著聖賢和大衆走總是不會有過失的，縱或不能說有功於世道人心而得到褒揚。總之我希望你劃清界限，把氣力賣給別人，把心思自己留起，這是酬世錦囊裏的一條妙計，如能應用，消災納福，效驗有如波羅密多心咒。

然而我也不能贊成你太熱心地發揮你的主張，即使是在自辦的刊物上面。我實在可歎，是一個很缺少「熱狂」的人，我的言論多少都有點遊戲態度。我也喜歡弄一點過激的思想，撥草尋蛇地向道學家尋事，但是如法國拉勃來（Rabelais）那樣只是到「要被火烤了為止」，未必有殉道的決心。好像是小孩踢球，覺得是頗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麼東西來，踢到倦了也就停止，並不預備一直踢到把腿都踢

折，——踢折之後豈不還只是一個球麼？我們發表些關於兩性倫理的意見也只是自己要說，難道就希冀能夠於最近的或最遠的將來發生什麼效力！耶穌，孔丘，釋迦，梭格拉底的話，究竟於世間有多大影響，我不能確說，其結果恐不過自己這樣說了覺得滿足，後人讀了覺得滿足——或不滿足，如是而已。我並非絕對不信進步之說，但不相信能夠急速而且完全地進步；我覺得世界無論變到那個樣子，爭鬪，殺傷，私通，離婚這些事總是不會絕跡的，我們的高遠的理想境到底只是我們心中獨自娛樂的影片。爲了這種理想，我也願出力，但是現在還不想拚命。我未嘗不想志士似的高唱犧牲，勸你奮鬥到底，但老實說我慚愧不是志士，不好以自己所不能的轉勸別人，所以我所能夠勸

你的只是不要太熱心，以致被道學家們所烤。最好是望見白爐子留心點，暫時不要走近前去，當然也不可就改入白爐子黨，——白爐子的煙稍淡的時候仍舊繼續做自己的工作，千切不要一下子就被「烤」得如翠鳥牌香烟。我也知道如有人肯擡出他的頭皮，直向白爐子的口裏鑽，或者也可以把牠掀翻；不過，我重復地說，自己還拚不出，不好意思坐在交椅裏亂嚷，這一層要請你原諒。

上禮拜六晚寫到這裏，夜中我們的小女兒忽患急病，整整地忙了三日，現在雖然醫生聲明危險已過，但還需要十分慎重的看護，所以我也還沒有執筆的工夫，不過這封信總得寄出了，不能不結束一句。總之，我勸你少發在中國是尙早的性道德論，理由就是如上邊所說，

至於青年黃年之誤會或利用那都是不成問題。這一層我不暇說了，只把陳仲甫先生一九二一年所說的話（新青年隨感錄一一七）抄一部分在後面：

『青年底誤會』

「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代青年底誤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爲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你說青年要有自尊底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你看，這有什麼辦法，除了不理牠之外？不然你就是只講做雞蛋糕，恐怕他們也會誤解了，喫雞蛋糕喫成胃病呢！匆匆不能多寫了，改日再談。十四年四月十七日。署名。

與友人論懷鄉書

廢然兄：

靡君文章裏的當然只是理想化的江南。凡懷鄉懷國以及懷古，所懷者都無非空想中的情景，若講事實一樣沒有什麼可愛。在什麼書中（戀愛與心理分析？）見過這樣一節話，有某甲妻甚凶悍，在她死後某甲懷念幾成疾，對人輒稱道她的賢惠，因為他忘記了生前的妻的凶

悍，只記住一點點好處，逐漸放大以至佔據了心的全部。我們對於不在面前的事物不勝戀慕的時候，往往不免如此，似乎是不能深怪的。但這自然不能憑信爲事實。

在我個人或者與大家稍有不同。照事實講來，浙東是我的第一故鄉，浙西是第二故鄉，南京第三，東京第四，北京第五，但我並不一定愛浙江。在中國我覺得還是北京最爲愉快，可以住居，除了那春夏的風塵稍爲可厭。以上五處之中常常令我懷念的倒是日本的東京以及九州關西一帶的地方，因爲在外國與現實社會較爲隔離，容易保存美的印象，或者還有別的原因。現在若中國則自然之美輒爲人事之醜惡所打破，至於連幻想也不易構成，所以在史跡上很負盛名的於越在我

的心中只聯想到毛筍、楊梅以及老酒，覺得可以享用，此外只有人民之鄙陋澆薄，天氣之潮濕，苦熱等等，引起不快的追憶。我生長於海邊的水鄉，現在雖不能說對於水完全沒有情愫，但也並不怎麼戀慕，去對著什刹海的池塘發怔。紹興的應天塔，南京的北極閣，都是我極熟的舊地，但回想起來也不能令我如何感動，反不如東京淺草的十二階更有一種親密之感，——前年大地震時倒坍了，很是可惜，猶如聽到老朋友家失火的消息，雷峯塔的倒掉只覺得失了一件古物。我這種的感想或者也不大合理亦未可知，不過各人有獨自經驗，感情往往受其影響而生變化，實在是沒法的事情。

在事實方面，你所說的努力用人力發展自然與人生之美，使牠成

爲可愛的世界，是很對也是很要緊的。我們從理性上說應愛國，只是因爲不把本國弄好我們個人也不得自由生存，所以這是利害上的不得不然，並非真是從感情上來的離了利害關係的愛。要使我們真心地愛這國或鄉，須得先把牠弄成可愛的東西纔行。這一節所說的問題或者很有辯論的餘地，（在現今愛國教盛行的時候，）我也不預備來攻打這個擂台，只是見了來信所說，姑且附述已見，表示贊同之意而已。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

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

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論國民文學的信，我覺得對於你們的意見能夠充分了解。傳道者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想這本來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過是民族主義思想之意識地發現到文學上來罷了。這個主張的理由明若觀火，一國的文學如不是國民的，那麼應當

如何，難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遺老的麼？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爲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s”）中之漢人，拚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成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爲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國人裏面外國人太多，西崽氣與家奴氣太重，國民的自覺太沒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獨立，學術文藝上也受了影響，沒有新的氣象。國民文學的呼聲可以說是這種墮落民族的一針興奮劑，雖然效果如何不能預知，總之是適當的辦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

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這樣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於別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於自己的墮落。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鏟除自己的惡根性，這纔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拳匪的排外思想我並不以為絕對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

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有人信奉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誦，這很令我懷憂，恐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於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號止，

今重錄於此，因為現在我的意見還只是這樣。我不知怎地很為遺傳學說所迫，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儘量地研究介紹今古的文化，讓牠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 (Cuthbert La Bon) 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窳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裏註定的奴才，這又使我

對於一切提倡不免有點冷淡了。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只在能夠多了
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釐，所以這倒也還無妨無妨。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

代快郵

高羽兄：

這回愛國運動可以說是盛大極了，連你也挂了白文小章跑的那麼遠往那個地方去。我說「連你」，意思是說你平常比較的冷靜，並不是說你非愛國專家，不配去幹這宗大事，這一點要請你原諒。但是你到了那里，恐怕不大能夠找出幾個志士——自然，揭帖，講演，勸

捐，查貨，敲破人家買去的洋燈罩，（當然是因為仇貨）這些都會有的，然而城內的士商代表一定還是那副臉嘴罷？他們不談錢水，就談「稚老鶴老，或者仍舊拳頭來比屁股，至于在三伏中還戴着尖頂紗秋，那還是可惡的末節了。在這種傢伙隊裏，你能夠得到什麼結果？所以我怕你這回的努力至少有一半是白費的了。

我很慚愧自己對於這些運動的冷淡一點都不輕減。我不是歷史家，也不是遺傳學者，但我頗信丁文江先生所謂的譜牒學，對於中國國民性根本有點懷疑：呂滂（Gr. Le Bon）的民族發展之心理及羣衆心理（據英日譯本，前者只見日譯）於我都頗有影響，我不很相信羣衆或者也與這個有關。巴枯甯說，歷史的唯一用處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

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豫料又要這樣了；我相信歷史上不會有過的事，中國此後也不會有，將來舞台上所演的還是那幾齣戲，不過換了腳色，衣服與看客。五四運動以來的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為曠古奇聞，以為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漢之黨人，宋之太學生，明之東林，前例甚多，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門戶傾軋，驕兵悍將，流寇，外敵，其結果——總之不是文藝復興！孫中山未必是崇禎轉生來報仇，我覺得現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幾社復社，高傑左良玉，李自成吳三桂諸人的後身。阿爾文夫人看見她的兒子同他父親一樣地在那里同使女調笑，叫道「殭尸！」我們看了近來的情狀怎能不發同樣的恐怖與驚駭？佛教我是不懂的，但這「業」——種性之可怕，

我也痛切地感到。即使說是自然的因果，用不着怎麼詫異，灰心，然而也總不見得可以歎許，樂觀：你對高山說希望中國會好起來，我不能贊同你，雖然也承認你的熱誠與好意。

其實我何嘗不希望中國會好起來？不過看不見好起來的徵候，所以還不能希望罷了。好起來的徵候第一是有勇氣。古人云，「知恥近乎勇。」中國人現在就不知恥。我們大講其國恥，但是限于「一致對外」，這便是卑鄙無恥的辦法。三年前在某校講演，關於國恥我有這樣幾句話：

「我想國恥是可以講的，而且也是應該講的。但是我這所謂國恥並不專指喪失什麼國家權利的恥辱，乃是指一國國民喪失了他們做人

的資格的羞恥。這樣的恥辱纔真是國恥。……

「中國女子的纏足，中國人的吸鴉片，買賣人口，都是真正的國恥，比被外國欺侮還要可恥。纏足，吸鴉片，買賣人口的中國人，即使用了俾士麥毛奇這些人才的力量，憑了強力解決了一切的國恥問題，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謂藩屬，這都不能算作光榮，中國人之沒有做人的資格的羞恥依然存在。固然，纏足，吸鴉片，買賣人口的國民，無論如何崇拜強權，到底能否強起來，還是別一個問題。……」

這些意見我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更改。我並不說不必反抗外敵，但覺得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為不但這是更可恥的恥辱。而且自己不改悔也就決不能抵抗得過別人。所以中國如要好起來，第一應當覺

醒，先知道自己沒有做人的資格至於被人欺侮之可恥，再有勇氣去看定自己的醜惡，痛加懺悔，改革傳統的謬思想惡習慣，以求自立，這纔有點希望的萌芽；總之中國人如沒有自批巴掌的勇氣，一切革新都是夢想，因為凡有革新皆從懺悔生的。我們不要中國人定期正式舉行懺悔大會，對證古本地自怨自艾，號泣于旻天，我只希望大家伸出一隻手來摸摸胸前臉上這許多瘡毒和疥癩。照此刻的樣子，以守國粹誇國光爲愛國，一切中國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國所爲都是對的，在這個期間，中國是不會改變的，不會改好，即使也不至于變得再壞。革命是不會有的，雖然可以有換朝代；亦化也不會有的，雖然可以有擾亂殺掠。可笑日本人稱漢族是革命的國民，英國人說中國要亦化了，

他們對於中國事情真是一點都不懂。

近來爲了雪恥問題平伯和西諦大打其架，不知你覺得怎樣？我的意思是與平伯相近。他所說的話有些和「敵報」相像，但這也不足爲奇，蕭伯訥羅素諸人的意見在英國看來何嘗不是同華人一鼻孔出氣呢？平伯現在固然難與蕭羅諸公爭名，但其自己譴責的精神我覺得是一樣地可取的。

密思忒西替羌不久將往西藏去了，他天天等著你回來，急于將一件關係你的尊嚴的祕密奉告。現在我暗地裏先通知了你，使你臨時不至倉皇失措。其事如下：有一天我的小孩兒對我們臧否人物，他說：「那個報館的小孩兒最可惡，他這樣地（做手勢介），「喂，小貝！

小貝！」……」他自己雖只有三歲半，却把你認做同僚，你的蓄養多年的鬚鬚在他眼睛裏竟是沒有，這種大胆真可佩服，雖然對於你未免有點失敬。——連日大雨，苦雨齋外築起了泥堤，總算僥倖免于灌浸，那個夜半亂跳嚇壞了疑古君的老蝦蟆，又出來呱呱地大叫了，令我想起去年的事，那時你正坐在黃河船裏哪。草草。

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條陳四項

半農兄：

你榮任副刊記者，我於看見廣告以前早已知道，因為在好幾天前你打電話來叫寄稿，我就答應給你幫忙了。論理是早應該敬贈花紅，以表祝賀之意，但是幾個禮拜終於沒有送，實在是對不起之至。不過我未曾奉賀，也不是全然因為懶惰，一半還是另有道理的。爲什麼呢？

這有兩個理由。其一，爲副刊記者難。這件事已經衣萍居士說過，無須多贅，只看孫伏老辦副刊辦得「天怒人怨」，有一回被賢明的讀者認爲「假扮」國籍，有「杞天之慮」。其二，爲某一種以外的副刊記者更不易。據北京的智識階級說近年中國讀者遭殃，因爲副刊太多，正如土匪逃兵一樣，弄得民不聊生，非加剷除不可，而剷除的責任卽在某一種副刊，實行「逼死」戰策，出人民于水火之中而登諸衽席之上，蓋猶我世祖軒轅皇帝討蚩尤之意也。目下某交換局長（這個名字實在定得有點促狹，不過我可不負責任，因爲大家知道這是孤桐先生所設的局）不會親自督戰，或者（我希望）還「逼」得不很厲害也未可知，可是這個年頭兒——喔，這個年頭兒著實不好惹，一不留心便

被局長的部下逼住，雖欲長居水平線下的地位而不可得。有這幾種原因，我覺得副刊記者這個寶位也像大總統一般是有點可爲而不可爲的，所以我也就躊躇著，不立即發一個四六體的電話去奉賀了。

我寫這封信給你，固然是專爲道歉，也想順便上一個條陳，供獻我的幾項意見。其實我那里會有好意見呢？我們幾個人千辛萬苦地辦了一個報，自以爲是不用別人的錢，不說別人的話的，或者還有一點兒特色，可是這却歷根兒就不行，名人的批評說這是北京的「晶報」，所以我即使有意見，也不過是準「太陽晒屁股賦」之流罷了。供獻給你有什麼用處？然而轉側一想，太陽晒屁股有何不好？况且你，也是我們一夥兒，翻印過何典之類，難以入博士之林。今人有言，「惺惺

惺惺」，我覺得更有供獻意見之必要，冀貴刊「日就月將緝熙光明」，漸有太陽晒脊梁之氣象，豈不休哉！

今將我的四不主義列舉於左，附加說明，尙祈採擇施行，幸甚。

一、不可「宣傳亦化」。此種危險至大，不待煩言，唯有一點須加說明：您老于經濟學這種學問大約是一個門外漢，同我差不多，恐怕「鄰架」上不見得有馬克思的著作，于宣傳此項邪說上絕少可能，我的警告似屬蛇足，但我們要知道，在我們民國這個解說略有不同，應當照現在通行的最廣義講，倘若讀者嫌此句字面太新，或改作較古的「莫談國事」亦無不可。

二、不可捧章士釗段祺瑞。這樣說未免有點失敬，不過這兩個只

是代表大蟲類的東西，並不是指定的。又「不可車旁軍」一條可以附在這裏邊，不必另立專條了。

三、不可怕太陽晒屁股，但也不可亂晒。這條的意思等於說「不可太有紳士氣，也不可太有流氓氣。」這是我自己的文訓之一，但還不能切實做到，因為我恐怕還多一點紳士氣？

四、不可輕蔑戀愛。當然是說副刊上不可討厭談戀愛的詩歌小說論文而不登，只要他做的好，——並非說副刊記者。天下之人大都健忘，老年的人好像是生下來就已頭童齒豁，中年的人出娘胎時就穿着一套乙種常禮服，沒有幼少時代似的，煞是可怪可笑。從前張東蓀君曾在學燈（？）上說，他最討厭那些青年開口就要講結婚問題，當時

我對朋友說，張君自己或者是已不成問題了，所以不必再談，但在正成爲問題的青年要講結婚問題却是無怪的，討厭他的人未免太是自己中心主義了。（在你的一位同行拉丁系言語學教授丹麥人 *Nyrop* 老先生的一本怪書親嘴與其歷史的英譯本裏，有一句俗諺，忘記是德國的呢還是別國了，此刻也懶得向書堆中去覆查，就含胡一點算了罷，其詞曰，「我最討厭人家親嘴，倘若我沒有分，」這似乎可以作別一種解釋。）我希望你能容許他們（並不是叫「他」代表，只是因爲「她」大抵現在是還未必肯來談，所以暫時從省，）講戀愛，要是有寫得好的無妨請賜「栽培」，妹呀哥呀的多幾句，似乎還不是怎麼要不得的毛病，可以請你將尊眼張大一點，就放了過去。這一條的確要算是廢

話，你的意見大約原來也是這樣，而且或者比我還要寬大一點也未可知。不過既然想到了，所以也仍舊寫在後面，表示我對於現在反戀愛大同盟的不佩服之至意。至於我自己雖然還不能說老，但這類文章大約是未必做了，所以記者先生可以相信我這條陳確是大公無私的。

我的條陳就止於此了，末了再順便想問一聲記者先生，不知道依照衣萍居士的分類，我將被歸入那一類裏去？別的且不管，只希望不要被列入元老類，因為元老有時雖然也有借重的時候，但實在有點不老管家性質，他的說話是沒有人理的，無論是呼籲或是訓誨，這實在是乏味的事。還有一層，俗諺云，「看看登上座，漸漸入祠堂，」這個我也有點不很喜歡。所以總而言之，請你不要派我入第一類，再請

會同衣萍居士將第二類酌改名稱爲「親友」，准我以十年來共講閒話的資格附在裏邊，那就可以勉強敷衍過去了。

十五年七月三日，豈明。

訴 苦

半農兄：

承你照顧叫我做文章，我當然是很欣幸，也願意幫忙，但是此刻現在這實在使我很有點爲難了。我並不說怎麼忙，或是怎麼懶，所以不能寫東西，我其實倒還是屬於好事之徒一類的，歷來因爲喜歡鬧事受過好些朋友的勸誡，直到現今還沒有能夠把這個脾皮改過來，桌上

仍舊備著紙筆預備亂寫，——不過，什麼東西可以講呢？我在酒後主語的小引裏這樣的說過：

「現時中國人的一部分已發了瘋狂，其餘的都患著癡呆症。只看近來不知爲著什麼的那種執拗凶惡的廝殘，確乎有點異常，而身當其衝的民衆却似乎很是麻木，或者還覺得頗舒服，有些被虐狂(Masochism)的氣味。簡單的一句話，大家都是變態心理的朋友。我恐怕也是癡呆症裏的一個人，只是比較地輕一點，有時還要覺得略有不舒服；憑了遺傳之靈，這自然是極微極微的，可是，嗟夫，豈知就是憂患之基呢？這個年頭兒，在瘋狂與癡呆的同胞中間，那裏有容人表示不舒服之餘地。你倘若……」

是的，你倘若想說幾句話舒服舒服，結果恐將使你更不舒服。我想人類的最大弱點之一是自命不凡的幻想，將空虛的想象蓋住了現實，以爲現在所住的是黃金世界，大講其白晝的夢話，這也有點近于什麼狂之一種罷。我對於這種辦法不能贊成，所以想根據事實，切實的考慮，看現今到底是否已是三大自由的時代，容得我們那樣奢華地生活。我這個答案是「不」。最好自然是去標點考訂講授或誦讀四書味根錄一類的經典，否則嫖賭看戲也還不失爲安分，至于說話却是似乎不大相宜。老兄只要看蔡胡丁張陳諸公以及中國的左拉法朗西等公而且「硬」的人物都不哼一聲了，便可以知道現在怎樣不適于言論自由，何況我們這些本來就在水平線下的人，其困難自然更可以想見

了。

「莫談國事」這個禁戒，聽說從民國初年便已有了，以後當然也要遵行下去。在輦轂之下吸過幾天空氣的公民大都已了解這個憲諭的尊意，萬不會再在茶館躺椅上漏出什麼關於南口北口的消息來，而且現在也並無可談的國事，即使想冒險批評一兩句，不知那一條新聞可靠，簡直是「不知所談」。據說中國人酷愛和平，那麼關於止戈弭兵這些事似乎可以大放厥詞了，然而「而今現在」彷彿也不適宜，因為此刻勸阻殺人是有點什麼嫌疑的，觀于王聘老等諸善士之久已閉口，便可了然：那麼這一方面的文字也還以不寫為宜。熊妙通水災督辦在南方演說，云反對赤化最好是宗教，准此則講宗教自然是最合式的事

了，而且我也有點喜歡談談原始宗教的，雖然我不是宗教學者或教徒。

——可是我不能忘記天津的報館案，我不願意爲了無聊的事連累你老哥挨揍，報社被搗毀，這何苦來呢？這個年頭兒，大約是什麼新文化運動的壞影響吧，讀一篇文章能夠不大誤解的人不很多，往往生出「意表之外」的事情，操觚者不可不留神。罵人吧，這倒還可以。反正老虎及其徒黨是永遠不會絕跡于人世的，隨時找到一個來罵，是不很難的事。反正我是有仇于虎類的人，拼出有一天給牠們吃掉，此刻也不想就「爲善士」。但是，我覺得世界日報副刊的空氣是不大歡迎罵人的，這或者是我的錯覺也未可知，不過我既然感到如此，也就不敢去破壞這個統一了。的確，我這個脾氣久已爲世詬病，只要我不同……

的正人君子們鬧，我的名譽一定要好得多，我也時常記起祖父的家訓裏「有用精神爲下賤戲子所耗」之誠，想竭力謹慎，將不罵人一事做到與不看戲有同一的程度，可惜修養未足，尙不能至，實是慚愧之至。現在言歸正傳，總之這種罵人的文章寄給報社是不適宜的，而且我已說過此後也想謹慎一點少做這樣傻事呢。餘下來的一件事只是去託古人代勞了。這却也並不容易。給人叫作「扒手」倒還沒有什麼，我實在是苦于無書可翻，沒有好材料，——王褒的僮約總不好意思拿來。說到這里，已是無可說了，總結一句只是這樣：

「老哥叫我做文章，實在是做不出，如有虛言，五雷擊頂！千萬請你老哥原諒，（拱手介）對不起，對不起。」十五，七，二八，豈明叩。

國慶日

子威兄：

今天是國慶日。但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像國慶，除了這幾張破爛的旗。國旗的顏色本來不好，市民又用雜色的布頭拏來一縫，紅黃藍大都不是正色，而且無論阿猫阿狗有什麼事，北京人就亂掛國旗，不成個樣子，弄得愈掛國旗愈覺得難看，令人不愉快。雖然或者有人要說這是侮

葭國旗，但我實在望了這醜陋的街市掛滿了破爛的旗，不知怎的——總覺得不像什麼國慶。其實，北京人如不掛旗，或者倒還像一點也未可知。這里恐怕要聲明一句，我自己就是一個京兆人，或者應說京兆宛平人。

去年今日是故宮博物院開放，我記得是同你和徐君去瞻仰的。今年，聽說是不開放了，而開放了歷史博物館。這倒也很妙的。歷史博物館是在午門樓上，我們平民平常是上不去的，（我想到這原來是「獻俘」的地方，）這回開放拿來作十五年國慶的點綴，可以說是唯一適宜的小點綴罷。但是我終於沒有去。理由呢？說不清，不過不願意看街上五色旗下的傻臉總是其中之一。

國慶日的好處是可以放一天假，今年却不湊巧正是禮拜日，糟糕。
糟糕。

十五，十，十。

國語羅馬字

疑古兄：

你們的 *Gwoyeu Romizyŭ* 聽說不久就要由教部發表了，這是我所十分表示歡迎的。

前回看見報上一條新聞，彷彿說是教部將廢注音字母而以羅馬字代之，後來又聽說有人相信真是要文字革命了，大加反對。天下這樣

低能的人真是有的！在這年頭兒，這個教育部，會來主張羅馬字代字母？這是那里來的話！不佞似乎還高能一點，一看見知道這是威妥瑪式的改正拼法，還不是「古已有之」，用以拼中國字的麼？不過便利得多，字上不要加撇，不要標數目，而且經過教部發表，可以統一辦法，這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也覺得有不很佩服的地方。我是個外行，對於一個個的字母不能有所可否，只對於那本中華教育改進社第四卷第四號的小冊子上七條特色中所舉三四兩條都以與英文相近爲言，覺得有點懷疑。爲什麼國語羅馬字與英文相近便是特色？我想這個理由一定是因爲中國人讀英文的多。但是這實際上有什麼用呢？普通能讀英文的人大抵奉英文拼法爲正宗，不知道世上還有別的讀法，而國語

羅馬字的字音又大半並不與英文一致，所以讀起來的時候仍不免弄錯。如北京一字，平常照英文讀作「庇鏗」，那麼國語羅馬字的拼法也將讀爲「皮盡」，至於「黎大總統」之被讀爲「賴」大總統更是一樣了。我想有人要學會一種新拼法，總須請他費一點工夫學一學纔行，不可太想取巧或省力，否則反而弄巧成拙，再想補救，更爲費事了。況且這國語羅馬字不是專供學英文的人用的，據文中所說還擬推廣開去，似乎更不必牽就一方面。——其實，國語羅馬字雖然大半與威妥瑪式相同，却並不怎麼與英文相近，威妥瑪式的音似乎本來並不一定是根據英文的，所以懂得英文的人看這拼法，也只是字母認得罷了，這一層在懂得法意等文的人也一樣便利的，未必限於英文。總之，

我贊成這一套國語羅馬字，只是覺得牠的發音並不怎麼像英文，就是像也未必算得什麼特色，因為這並非給英美人用的。照例亂說，不知尊意以爲如何。

十五年十月十八日，Jon Tzouhnan。

郊 外

懷光君：

燕大開學已有月餘，我每星期須出城兩天，海澱這一條路已經有點走熟了。假定上午八時出門，行程如下，即十五分高亮橋，五分獻寺，十分白祥菴南村，十分葉赫那拉氏墳，五分黃莊，十五分海澱北雙斗橋到。今年北京的秋天特別好，在郊外的秋色更是好看，我在

寒風中坐洋車上遠望鼻烟色的西山，近看樹林後的古廟以及沿途一帶微黃的草木，不覺過了二三十分的時光。最可喜的是大柳樹南村與白群巷南村之間的一段S字形的馬路，望去真與圖畫相似，總是看不厭。不過這只是說那空曠沒有人的地方，若是市街，例如西直門外或海澱鎮，那是很不愉快的，其中以海澱爲尤甚，道路破壞污穢，兩旁溝內滿是垃圾及居民所傾倒出來的煤球灰，全是一副沒人管理的地方的景象。街上三三五五遇見灰色的人們，學校或商店的門口常貼着一條紅紙，寫着什麼團營連等字樣。這種情形以我初出城時爲最甚，現在似乎少好一點了，但是還未全去。我每經過總感得一種不愉快，覺得這是佔領地的樣子，不像是在自己的本國走路；我沒有親見過，但常常

冥想歐戰時的比利時等處或者是這個景象，或者也還要好一點。海濱的蓮花白酒是頗有名的，我曾經買過一瓶，價貴（或者是欺侮城裏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歡喝牠。我總覺得勃蘭地最好，但是近來有什麼機製酒稅，價錢大漲，很有點買不起了。——城外路上還有一件討厭的東西，便是那紙烟的大招牌。我並不一定反對吸紙烟，就是豎招牌也未始不可，只要弄得好看，至少也要不醜陋，而那些招牌偏偏都是醜陋的。就是題名也多是粗惡，如古磨坊（OLD MILL）何以要譯作「紅屋」，至於勝利女神（VICTORY），大抵人多知道她就是尼開（NIKE），却叫作「大仙女」，可謂苦心孤詣了。我聯想起中國電影譯名之離奇，感到中國民衆的知識與趣味實在還下劣得很。——把這

樣粗惡的招牌立在佔領地似的地方，倒也是極適合的罷？

十五年十月三十日，於溝沿。

南 北

鳴山先生：

從前聽過一個故事，有三家村塾師叫學生作論，題目是「問南北之爭起於何時？」學生們翻遍了綱鑑易知錄，終於找不著，一個聰明的學生便下斷語云，「夫南北之爭何時起乎？蓋起於始有南北之時也。」得了九十分的分數。某秀才見了說，這是始於黃帝討蚩尤，但

塾師不以爲然，他說涿鹿之戰乃是討蚩，（一說蚩尤卽赤會之古文，）是在北方戰爭，與南方無涉，於是這個問題終於沒有解決。

近來這南北之爭的聲浪又起來了，其實是同那塾師所研究的是同樣的虛妄，全是不對的。粵軍下漢口後，便有人宣傳說南方仇殺北人，後來又謠傳劉玉春被慘殺，當作南北相仇的證據，到處傳布，真是盡陰謀之能事。我相信中國人民是完全統一的，地理有南北，人民無南北。歷來因爲異族侵略或羣雄割據，屢次演出南北分立的怪劇，但是一有機會，隨復併合，雖其間經過百十年的離異，却仍不見有什麼裂痕，這是歷史上的事實，可以證明中國國民性之統一與強固。我們看各省的朋友，平常感到的只是一點習慣嗜好之不同，例如華伯之

好吃蟹（彭越？），品青之不喜吃魚，次鴻之好喝醋，（但這也不屬於晉人，貴處的「不」先生也是如此，）至於性情思想都沒有多大差異，絕對地沒有什麼聯隔，所以近年來廣東與北京政府立於反對地位，但廣東人仍來到京城，我們京兆人也可以跑到廣州去，很是說得來，腦子裏就歷根兒沒有南北的意見。自然，北京看見南方人要稱他們作蠻子或是豆皮，北方人也被南方稱作倭子，但這只是普通的綽號，如我們稱品老為治安會長，某君為疑威將軍，開點小玩笑罷了。老實說，我們北方人聞道稍晚，對於民國建立事業出的力不很多，多數的弟兄們又多從事於反動戰爭，這似乎也是真的。不過這只是量，而不是質的問題。三一八的通緝，有五分之二是北人，而反動運動的

主要人物也有許多是南人，如張勳，段瑞祺，章士釗，康有爲……等輩皆是。總之，民國以來的混亂，不能找地與人來算賬，應該找思想去算的，這不是兩地方的人的戰爭，乃是思想的戰爭。南北之戰，應當改稱民主思想與會長思想之戰才對。現在河南一帶的會長主義者硬要把地盤戰爭說是南北人民的戰爭，種種宣傳，「挑剔風潮」，引起國民相互的仇視，其居心實在是凶得可憐憫了。我們京兆人民酷愛和平，聽見這種消息，實在很不願意，只希望黃帝有靈，默佑這一班不肖子孫，叫他們明白起來，安居樂業，不要再鬧什麼把戲了，豈不慙歎！先生隱居四川，恐怕未必知道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倒也是很好的。何時回平水去乎？不盡。

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養 豬

持光兄：

今天在燕大圖書館看見英文報說，孫傳芳在九江斬決了五十名學生，又某地將十名學生判決死刑云。我不禁想起希臘悲觀詩人巴拉達思（Palladas）的一首小詩來：

Pantes toi thanatōi keroumetha kai tr'ephometha

Hēs agelā khōirōn sphazomenon alogōs.

大意云，我們都被看管，被餵養著，像是一羣豬，給死神隨意地宰殺。——不過，死神是異物，人不能奈何他。人把人當豬看待，却是令人駭然，雖然古時曾有「人斃」的典故。草草，不宣。

十五年十月七日。

烏篷船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麼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真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小的爲脚划船，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着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着一片片的小魚鱗，

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着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真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着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掣出隨筆來看，或者沖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遊蘭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薛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

艙中，聽水聲橈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為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佛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裏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

古樸的名字

紹原兄：

近日翻閱英國赫伯特夫人的兒童志 (Mrs. S. Herbert, *Childlore*, 1925)，見其中有這一節話：

「鬼怪似乎都是很笨，而且容易被騙的，我們只要看那很通行的，給小孩起一個污糟討厭的名字的習慣，便可明白了。這會引起鬼怪的

嫌惡，覺得這樣的小孩是不值得去麻煩的。所以西伯利亞某民族中如有人失掉過一個小孩，他便將叫新生的嬰孩爲「狗子」，希望鬼怪聽了真相信這是一匹小狗。孟加拉的有些種族，常用這些壞名字給小孩，如饑荒，瞎眼，獨隻眼，馬蝨，耗子，公貓，流氓，蝎虎子，糞堆。」

我忘記了書名，總是一本宋人的筆記，有一條大罵「南人」，說他們起名字要用好看的字面，殊屬人心不古，北方則不然，隨便用什麼「猪狗」爲名，多麼淳樸。我對於吉利的名字，如連陞朝梁之類，的確也很不敬，但公猫流氓也不敢恭維；這實在只是百步與五十步之差。一個是想趨吉，一個是想避凶，同是巫醫的法術作用，不過叫糞堆

的是更古一點的方法，當作古董更有價值罷了。我們鄉間叫作貓狗牛羊的人雖然還有，但別的古怪名稱也已少見，即此可以想見世風之欠古，在禹域且如此，更無怪其他也。

兒童志說及些關於髮爪的禁忌。據說歐洲大抵相信初生小兒第一年不宜剪爪，只能用齒齧去，愛爾蘭地方以爲倘若犯禁，小兒將來會變成「扒手」云。（附記，北京雖然通用下列的兩個字，下一個是手字，上一個是用三個手字合成的，但我覺得似乎應該這樣寫才合「六書」，所以恕不遵奉了。）因便說及，不知於你有用處否？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關於「無理心中」

湘萍先生：

老實說，我對於金君的那種行爲不能有什麼同情，即使不說有反感。先生與金君是好友，所以有許多的諒解，那是當然的；但那樣的情殺實在是並不希奇，日本所謂無理心中的便是。男女的合意心中，即普通的情死，無論是否希望一蓮託生，我覺得都沒有什麼，無理心

中却是一種犯罪。殺人總是殺人，不管她是愛他不愛他的女人。至於愛的問題，我總相信「愛是不加害於人的」，如聖保羅在與羅馬人書中所說。以殺所愛者爲愛情真義，竊所未聞。一個人那里會沒有過失，金君的事情我們不願加以指摘，不過如以爲有表彰的價值，那我覺得是一種錯誤的見解。

中國古來男子的偏見，直至現在還多少存在著，是不承認女子有獨立的人格。三從之說在表面上似乎已經沒有青年男子在那里提倡了，但在事實上還是很佔著勢力。女子生就被愛的，若是愛人至多也只能愛一次，否則便是「被惡人誘惑了」，有被男子所殺的義務。以前男子有殺奸之權，爲法律所許可，現在好像沒有這法律了，但男子心

裏還主張著這個權利，對於愛過他而變了心的女子就想下辣手的處置，或奪其生命，或毀其名譽，如那有名的某波記著者所爲，而旁人（或男或女）則拍手呼快。讓女子有給與及收受愛情之權罷，至少在教化的青年男女總應當這樣想，即使在這半開化的中國社會裏，想總當這樣想罷。

羅女士的情書我以為並無發表之必要。這容易成爲對於死者之侮辱。若是想證明她的曾經愛過金君，或羅女士之多才，反正都不能 *justify*。這個無理心中之合理，那麼發表有何意義乎？在我們局外人看來，只要死的埋好了，活的醫好了，一切合法的辦理，這件事就暫時結束，關於他們的情書覺得可以不問，或者可以說沒有看的權利，

——即使金君許可了，我們總沒有得到羅女士的許可。鄙見如此，不知先生以爲何如？

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周作人。

北溝沿通信

某某君：

一個月前你寫信給我，說薔薇社週年紀念要出特刊，叫我做一篇文章，我因為其間還有一個月的工夫，覺得總可以偷閑來寫，所以就答應了。但是，現在收稿的日子已到，我還是一個字都沒有寫，不得不趕緊寫一封信給你，報告沒有寫的緣故，務必要請你原諒。

我的沒有工夫作文，無論是預約的序文或寄稿，一半固然是忙，一半也因爲是懶，雖然這實在可以說是精神的疲倦，乃是在變態政治社會下的一種病理，未必全由於個人之不振作。還有一層，則我對於婦女問題實在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我於婦女問題，與其說是頗有興趣，或者還不如說很是關切，因爲我的妻與女兒們就都是女子，而我因爲是男子之故對於異性的事自然也感到牽引，雖然沒有那樣密切的關係。我不很贊同女子參政運動，我覺得這只在有些憲政國裏可以號召，即使成就也沒有多大意思，若在中國無非養成多少女政客女豬仔罷了。想來想去，婦女問題的實際只有兩件事，即經濟的解放與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現在這個無從談起，並不單是無從著手去做，簡直是

無可談，談了就難免得罪，何況我於經濟事情了無所知，自然更不能開口，此我所以不克爲薔薇特刊作文之故也。

我近來讀了兩部書，覺得都很有意思，可以發人深省。他們的思想雖然很消極，却並不令我怎麼悲觀，因爲本來不是樂天家，我的意見也是差不多的。其中的一部是法國呂滂（G. L. Bon）著羣衆心理，中國已有譯本，雖然我未曾見，我所讀的第一次是日文本，還在十七八年前，現在讀的乃是英譯本。無論人家怎樣地罵他是反革命，但他所說的話都是真實，他把羣衆這偶像的面幕和衣服都揭去了，羣衆相來給人看，這實在是很可感謝雖然是不常被感謝的工作。羣衆還是現在最時新的偶像，什麼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應民衆之要求，等於古時之

奉天承運，就是真心做社會改造的人也無不有一種單純的對於羣衆的信仰，彷彿以民衆爲理性與正義的權化，而所做的事業也就是必得神佑的十字軍。這是多麼謬誤呀！我是不相信羣衆的，羣衆就只是暴君與順民的平均罷了，然而因此凡以羣衆爲根據的一切主義與運動我也就不能不否認，——這不必是反對，只是不能承認他是可能。婦女問題的解決似乎現在還不能不歸在大的別問題裏，而且這又不能脫了羣衆運動的範圍，所以我實在有點茫然了，婦女之經濟的解放是切要的，但是辦法呢？方子是開了，藥是怎麼配呢？這好像是一個居士游心安養淨土，深覺此種境界之可樂，乃獨不信阿彌陀佛，不肯唱佛號以求往生，則亦終於成爲一個烏託邦的空想家而已！但是，此外又實

在是沒有辦法了。

還有一部書是維也納婦科醫學博士鮑耶爾 (B. A. Bauer) 所著的婦女論，是英國兩個醫生所譯，聲明是專賣給從事於醫學及其他高等職業的人與心理學社會學的成年學生的，我不知道可以有那一類的資格，却承書店認我是一個 Saxologist，也售給我一本，得以翻讀一過。奧國與女性不知有什麼甚深因緣，文人學士對於婦女總特別有些話說，這位鮑博士也不是例外，他的意見倒不受佛洛依特的影響，却是有一點歸依那位性與性格的著者華甯格耳的，這於婦女及婦女運動都是沒有多大好意的。但是我讀了却並沒有什麼不以為然，而且也頗以為然，雖然我自以為對於女性稍有理解，壓根兒不是一個憎女家 (M.F.)

royaliste)。我固然不喜歡像古代教徒之說女人是惡魔，但尤不喜歡有些女性崇拜家，硬頌揚女人是聖母，這實在與老流氓之要求貞女有同樣的可惡：我所贊同者是混和說，華雷格耳之主張女人中有母婦娼婦兩類，比較地有點兒相近了。這里所當說明者，所謂娼婦類的女子，名稱上略有語病，因為這只是指那些人，她的性的要求不是為種族的繼續，乃專在個人的欲樂，與普通娼妓之以經濟關係為主的全不相同。鮑耶爾以為女子的生活始終不脫性的範圍，我想這是可以承認的，不必管他這有否損失女性的尊嚴。現代的大謬誤是在一切以男子為標準，即婦女運動也逃不出這個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為解放之現象，甚至關於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觀點為依據，贊揚女性之被動性，

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實爲有失尊嚴，連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認了。其實，女子的這種屈服於男性標準下的性生活之損害決不下於經濟方面的束縛，假如鮑耶爾的話是真的，那麼女子這方面即性的解放豈不更是重要了麼？鮑耶爾的論調雖然頗似反女性的，但我想大抵是真實的，使我對於婦女問題更多了解一點，相信在文明世界裏這性的解放實是必要，雖比經濟的解放或者要更難也未可知：社會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寬大，性生活也愈健全，而人類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却也最頑固不易變動，這種理想就又不免近於畫夢。

反女性的論調恐怕自從「天雨粟鬼夜哭」以來便已有之，而憎女家之產生則大約在盤古開天闢地以後不遠罷。世人對於女性喜歡作種

種非難毀謗，有的說得很無聊，有的寫得還好，我在小時候見過唐代叢書裏的一篇黑心符，覺得很不錯，雖然三十年來沒有再讀，文意差不多都忘記了。我對於那些說女子的壞話的也都能諒解，知道他們有種種的緣由和經驗，不是無病呻吟的，但我替她們也有一句辯解：你莫怪她們，這是宿世怨對！我不是奉「安士全書人生觀」的人，却相信一句話曰「遠報則在兒孫」，新女性發刊的時候來徵文，我曾想寫一篇小文題曰「男子之果報」，說明這個意思，後來終於未曾做得。

男子幾千年來奴使婦女，使她在家庭社會受各種苛待，在當初或者覺得也頗快意，但到後來漸感到勝利之悲哀，從不平等待遇中養成的多少習性發露出來，身當其衝者不是別人，即是後世子孫，真是所謂天

網恢恢疏而不漏，怪不得別人，只能怨自己。若講補救之方，祇在莫再種因，再加上百十年的光陰淘洗，自然會有轉機，像普通那樣地一味怨天尤人，全無是處。但是最後還有一件事，不能算在這筆賬裏，這就是宗教或道學家所指點的女性之狂蕩。我們只隨便引佛經裏的一首偈，就是好例，原文見觀佛三昧海經卷八：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 數滿恆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這就是視女人如惡魔，也令人想起華甯格耳的娼婦說來。我們要知道，人生有一點惡魔性，這才使生活有些意味，正如有一點神性之同

樣地重要。對於婦女的狂蕩之攻擊與聖潔之要求，結果都是老流氓（Roué）的變態心理的表現，實在是很要不得的。華甯格爾在理論上假立理想的男女性（F M），但知道在事實上都是多少雜糅，沒有純粹的單個，故所說母婦娼婦二類也是一樣地混和而不可化分，雖然因分量之差異可以有種種的形相。因為娼婦在現今是準資本主義原則賣淫獲利的一種賤業，所以字面上似有侮辱意味，如換一句話，說女子有種族的繼續與個人的欲樂這兩種要求，有平均發展的，有偏於一方的，則不但語氣很是平常，而且也還是極正當的事實了。從前的人硬把女子看作兩面，或是禮拜，或是詛咒，現在才知道原只是一個，而且這是好的，現代與以前的知識道德之不同就只是這一點，而這一點

卻是極大的，在中國多數的民衆（包括軍閥官僚學者紳士遺老道學家革命少年商人勞農諸色人等）恐怕還認爲非聖無法，不見得能夠容許哩。古代希臘人會這樣說過，一個男子應當娶妻以傳子孫，納妾以得侍奉，友妓（*Hetaira* 原語意爲女友）以求悅樂。這是宗法時代的一句不客氣的話，不合於現代新道德的標準了，但男子對於女性的要求却最誠實地表示出來。義大利經濟學家密乞耳思（*Robert Michels*）著性的倫理（英譯在現代科學叢書中）引有威尼思地方的諺語，云女子應有四種相，卽是：

街上安詳，（*Matrona in strada,*）

寺內端莊，（*Modesta in chiesa,*）

家中勤勉，(*Matrona in casa*)

□□ 頗狂。(*Matrona in lecto*)

可見男子之永遠的女性便只是聖母與淫女（這個佛經的譯語似乎比上文所用的娼婦較好一點），的合一，如據華雷格耳所說，女性原來就是如此，那麼理想與事實本不相背，豈不就很好麼？以我的孤陋寡聞，尚不知中國有何人說過，但外國學人的意見大抵不但是認而且還有點頌揚女性的狂蕩之傾向，雖然也只是矯枉而不至於過直。古來的聖母教崇拜得太過了，結果是家庭裏失却了熱氣，狹邪之巷轉以繁盛；主婦以儀式名義之故力保其尊嚴，又或恃離異之不易，漸趨於乖戾，無復生人之樂趣，其以婚姻爲生計，視性爲敲門之磚，蓋無不同，而別一部

分的女子致意於性的技巧者又以此爲生利之具，過與不及，其實都可以說殊屬不成事體也。我最喜歡談中庸主義，覺得在那里也正是適切，若能依了女子的本性使她平均發展，不但既合天理，亦順人情，而兩性間的有些麻煩問題也可以省去了。不過這在現在也是空想罷了，我只希望注意婦女問題的少數青年，特別是女子，關於女性多作學術的研究，既得知識，也未始不能從中求得實際的受用，只是這須得求之於外國文書，中國的譯著實在沒有什麼，何況這又容易以「有傷風化」而禁止呢？

我看了鮑耶爾的書，偶然想起這一番空話來，至於答應你的文章還是寫不出，這些又不能做材料，所以只能說一聲對不起，就此聲明

恕不做了。草草不一。

十一月六日，署名。

答芸深先生

芸深先生：

來信對於曼殊深致不滿，我亦有同意處，唯慮於青年有壞影響，則未必然。曼殊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絕句與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頗足以代表革命前後的文藝界的風氣；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說一句不敬的話，實在不大高明，總之還逃不出

舊道德的樊籬，——這在詩人或者是難免的？卽如白采君的絕俗樓我輩語中也常見到舊時代的舊話。我不相信文學有什麼階級可分，但文學裏的思想確可以分出屬於某一階級某一時代的，如封建時代或有產階級之類，中國現今的道德觀念多半以私產制度爲標準，所以世俗對於親子男女間的思想也純粹建立在這上面。我不相信詩人應當是『先知』，挈著十字架在荒野上大叫，但有健全的思想的詩人總更使我喜歡，郭沫若先生在若干年前所說『詩人須通曉人類學』（大意如此）這一句話，我至今還是覺得很對；法國都德（A. Daudet）關於兩性問題說過愚話，我就有點不敬，覺得他真是有產階級的人，無論他實在沒有產，雖然他的短篇還是可以愛讀，正如說謊的廚子所做的包子

之無礙其爲好吃也。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點像舊日讀書人，（彷彿是胡適之博士也曾在新青年通信上痛罵過絳紗記），他的詩文平心說來的確還寫得不錯，或者可以說比一般名士遺老還要好些，還有些真氣與風致，表得出他的個人來，這是他的長處。先生說曼殊是鴛鴦胡蝶派的人，雖然稍爲苛刻一點，其實倒也是真的。鴛鴦胡蝶派的末流，誠然是弄得太濫惡不堪了，但這也是現代中國在宣統洪憲之間的一種文學潮流，一半固然是由於傳統的生長，一半則由於革命頓挫的反動，自然傾向於頹廢，原是無足怪的，只因舊思想太佔勢力，所以漸益墮落，變成了玉梨魂這一類的東西。文學史如果不是個人的愛讀書目提要，只選中意的詩文來評論一番，却是以敘述文學潮流之變遷爲主，那

麼正如近代文學史不能無視八股文一樣，現代中國文學史也就不能拒絕鴛鴦胡蝶派，不給他一個正當的位置。曼殊在這派裏可以當得起大師的名號，却如儒教裏的孔仲尼，給他的徒弟們帶累了，容易被埋沒了他的本色。語絲上講起他來，也只是隨便談談，或者想闡明一點真相，這個意思在執筆的人也是有的，此外並無提倡或推崇的意味。語絲社並沒有一個固定的要宣傳或打倒的東西，大家只在大同小異的範圍內各自談談，各人的主張，由本人負責，全是三不管的辦法：自然，有些話是決不說的，例如獅子牌老虎牌等雜誌的話頭。我們希望讀者只看了當作參考，如聽朋友的談天，不要不經過自己的判斷而就相信。因此我覺得語絲上談論曼殊是不會給予青年以不良影響的，這是我與先

生意見不同的地方。事實上，現今的青年多在鴛鴦胡蝶化，這恐怕是真的。但我想其原因當別有在，便是（1）上海氣之流毒，（2）反革命勢力之壓迫，與革命前後很有點相像。總之，現在還是浪漫時代，凡浪漫的東西都是會有的。何獨這一派鴛鴦胡蝶呢？現在高唱入雲的血液的革命文學，又何嘗不是浪漫時代的名產呢？

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豈明於北京。

與俞平伯君書三十五通

平伯兄：

來片敬悉。王季重文殊有趣，唯尙有徐文長所說的以古字奇字替代俗字的地方，不及張宗子的自然。張宗子的瓊文集中記泰山及普陀之游的兩篇文章似比文飯小品各篇爲佳，此書已借給顏剛，如要看可以轉向他去借。我常常說現今的散文小品並非五四以後的新出產品，實在是「古已有之」，不過現今重新發達起來罷了。由板橋冬心溯而上之這班明朝

文人再上連東坡山谷等，似可編出一本文選，也即爲散文小品的源流材料，此件事似大可以做，於教課者亦有便利。現在的小文與宋明諸人之作在文字上固然有點不同，但風致實是一致，或者又加上了一點西洋影響，使他有一種新氣息而已。就要出門，匆匆不多寫。

五月五日上午，作人。（十五年）

平伯兄：

來信敬悉。那篇文章讀去似係明人之作，昨適玄同亦在，請他看亦云當係明季人，至遲亦當爲清初也。前尹默約我教孔德的中學國文，冒昧答應，現在心緒紛亂，無心看書蒐教材，覺得一定弄不好，想請人去代，不知你有工夫每週去兩小時否？

八月廿二日，作人。（十五年）

附註，所云文係指夢游。

平伯兄：

好久沒有見了。雖然已是春天，而花葉尙未茂發，不免有寂寥之感。「愚」年老多病，近來患脅痛，賴學多日，亦不能執筆，或把卷，深覺此日可惜，但實在無可爲，只想多飲一杯不蘭地，且食蛤蜊耳。紹原走後無消息，想早已到廣，匆匆不盡。

四月十五日，作人。（十六年）

四

平伯兄：

自從燕大當面送信之後尚未得見，未免悵悵。昨得紹原杭州來信，問及兄近狀，我答以興致如昔，引佩弦所說拍曲所證，想去事實不遠。他在廣州爲某公所逐，也可以算是塞翁失馬，如兄之不去則當是有先見之明也。近日有新作否？

十二月十五日，作人。（十六年）

昨買絕俗樓我輩語讀之，殊不佳。

五

平伯兄：

京西見後，又是一年了。昨見疑古君，代達尊意，云知道了，亦不明了寄或不寄也。燕大之會聞已改期，在本星期三，演劇則已取消，士遠又生病，卽不取消恐亦演不成。兄有興致出城去一看否。

一月二日，作人。(十七年)

六

平伯兄：

前晚得手書，匆匆未及奉覆。承邀喫福來，寒假中隨時可去，但恐舊新年要修爐灶，須停幾天耳，請由兄酌定通知我可也。「文存」已着手編輯否，希望早觀厥成。

一月廿二日，作人。(十七年)

七

平伯兄：

新月便以奉送，因我已另得一册了。貼來郵票恕已沒收，但別換一枚貼在信面，請寄到時收下可也。春雨如酥，庭中丁香大有抽芽之意矣。

三月廿四日，作人。（十七年）

八

平伯兄：

前建功在孔德爲照一相，今印成明信片，附奉一張，乞收。穿了乙種常禮服，又假裝在那里用功的樣子，似乎不很佳，其實只是在翻閱日本內閣的漢文書目而已。不一。

五月三日，作人。（十七年）

附註，此照片曾登某雜誌，誤爲苦雨齋中。

九

平伯兄：

長雨殊悶人，院子裏造了一個積水潭，不愁平地水高一尺了，但畢竟還是苦雨，不過是非物質的罷了。想兄亦有同感，（不能去看電影了吧？）但或者燕知草已竟寫了，則亦大有益處耳。

八月十二日燈下，作人。（十七年）

平伯兄：

得紹原來函，內附一封給你的信，很忠實地貼好了郵票，却被我揭下貼在我的信封上了。前次惠書讀悉。西還會在北
大出板部購有一冊，所以可請不必再給我了。天公日日以雨
相恐嚇，大有「打倒」我的積水潭之意。廢名公已上西山去
了。

廿五，作人。（十七年八月）

一一

平伯兄：

廿五日廿四時從本市所寄的信已收到。大文有六千言之多，燕知草真有掉尾之觀，貴努力殊堪欽佩也。近日大肆搜索，還「醫學週刊」之文債，月內必須清還，外行人說外行話，「苦矣」！廢名君已上山去，前禮拜日與家人去訪他一遍，從三貝子花園前起走小路，經過前日出路劫而現有持槍警察站着的地方，却終於平安返城，蓋有天佑焉。秋意漸深，早

上已頗涼，而學校亦就要上課了，奈何。諺云，「蟋蟀鳴，
嬾婦驚」，此一驚字不佞頗能體諒。聞金甫已到燕大，又疑
古幼漁二公亦已請去爲講師云。

八月廿九日，作人。（十七年）

一一一

平伯兄：

偷懶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如尊文已抄畢，何妨於燕大開學前來做不苦雨齋夜談乎。如先期示知，當併約疑古翁來也。

九月五日燈下，苦雨翁狀。（十七年）

一三

平伯兄：

來信讀悉。致廢公一箋已轉去，該公現在已遷居山北，不住在從前的古怪地名的那里了。跋已寫了三行，但尙無閑續寫下去，近來苦於無閑思索，而且下筆板滯，甚不自滿意，見人家揮洒自如，十分妬羨，有如武童生纔舉得起石墩，看
在馬上揮舞百六十斤大刀的壯士，能不汗顏邪。故所以同志
還須努力也夫。

十月廿日，作人。（十七年）

二四

平伯兄：

昨日啓无過訪，知兄近來文思泉湧，常有著作，甚善甚善。燕大開課，但不過上元恕不登壇，城中諸同志殆意見一致歟。日內想以小幅求法書，特此預約。廢公尙未北歸，亦無信息，豈真在等待春草綠乎。匆匆不一。

舊己巳十三日，豈。（十八年二月）

一五

平伯兄：

前月爲二女士寫字寫壞了，昨下午趕往玻璃廠買六吉宣
賠寫，順便一看書攤，買得一部「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
共二冊十卷，係崇禎十七年八月所刻。此書名據說可譯爲「一
切有部律論」其中所論有極妙者，如卷六有一節云，「云何
廁？比丘入廁時，先彈指作相，使內人覺知，當正念入，好
攝衣，好正當中安身，欲出者令出，不肯者勿強出。」古人

之質樸處蓋至可愛也。廢年已了，不久即須上課，念之悶損，只得等候春假之光臨矣。草草不盡。

二月八日，作人白。（十九年）

一六

平伯兄：

有日本友人云在山口地方聽到楊貴妃墓的傳說，併照有相片，因兄係主張楊妃不死於馬嵬者，故以一份奉寄，乞收閱。據傳說云，楊妃逃出馬嵬，泛舟海上，飄至山口，死於其地，至今萩及久津兩處均有石塔，云卽其墓也。下月初開凡社將聚飲，想兄可往談。

七月卅日，作人。（十九年）

一七

平伯兄：

顧氏文房小說中唐庚文錄云，「關子東一日寓辟廱，朔風大作，因得句云，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云，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對，亦似不穩。先生云，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覺得此語頗佳，今日中秋無事，坐蕭齋南窗下，錄示平伯，不知以爲何如，但至少總可以說明近日新取廬名之意思耳。只是怕人家誤作崔氏瓣香廬一

流，來買藥劑也。

十月六日，豈明。(十九年)

附註，廬名即煨藥廬也。

一八

平伯兄：

來函讀悉。囑寫楹聯，甚感困難，唯既不能免，不如早點交卷，（此考試時成績不佳者之心理，今未免效顰，）附上乞察閱，實在不成字，容將來學好後再爲寫換耳。（晚間所寫，恐墨太淡。）匆匆。十月十七日夜，作人。

再，所用紙亦算是舊紙，而頗粗，恐非書畫用者，不過於不佞已甚好，且裱後看去亦尙不惡。又及。

（十九年）

一九

平伯兄：

承賜燕知草，謝謝，玄公適見過，卽夕面交，女院的一部則於次日交去矣。此次西行遂有城鄉之隔，寄信且須貼四分錢，今趁尙可貼一分時趕寄此信。聞潤民公亦隨行，舍姪豐三與之同年，似頗惜別，曾勸不佞亦移家清華也。匆匆。

豐，十月三十日雨夜。（十九年）

二〇

平伯兄：

印了這麼一種信紙，奉送一匣，乞察收。此像在會稽妙相寺，爲南朝少見的石像之一，又曾手拓其銘，故製此以存紀念，亦併略有鄉曲之見焉，可一笑。匆匆。

十一月二十一日。作人。（十九年）

平伯兄：

在九爺府門外一面，匆匆不及談爲恨。假中想在園，極思覓便往訪，屆時當先函告。久自以爲至人，乃近來亦偶有所夢，便記兩則送上，殊乏弔詭之趣，非夢之上乘也。

十二月廿夜，難明。

十九年十二月某日夢，大約七八歲，不知因何事不愜意而大哭，大人都不理，因思如哭得更厲害當必有人理我，乃

益大聲哭，則驚醒矣。

十二月十九日夢，行路見一丐裸體而長一尾如狗，隨行強乞，甚厭之，叱之不去，乃呼警察而無應者，有尾之丐則大聲爲代叫警察，不覺大狼狽而醒。

本伯兄：

前寄一函至園，想已達覽。久不見紹原，又未得來信，於昨日便道去一訪，云臥病未晤，不知係何病，獨臥旅邸，頗覺可念。兄在城時不知有暇能去一訪問否？併乞去後以其近狀見示爲感。匆匆卽頌雪佳。

二月八日，作人。（二十年）

平伯兄：

手書讀悉。廠甸沒有買到什麼書，雖然去過三次，只得一部萬曆三年刻顏氏家訓，尙覺得喜歡耳。廢公來箋附去，他要託寫字而無紙來，恐又要請你樂輸了。近日因少受寒，遂儉懶不上課，大約明天或須上紅樓去了。今午往訪紹原於大興，氣色頗好。匆匆。

作人，三月四日申刻。（二十年）

二四

平伯兄：

得廢公來信，內附二詩，囑轉呈，特爲送上。該公似文思詩思均佳，豈亦地靈人傑也歟？天氣漸暖，雖不放假，亦可喜也。匆匆。

三月十三夜，作人。（二十年）

二五

平伯兄：

手札誦悉，已轉達兼公矣。預料當又往園，故寄此信出城。不佞老在城圈中而亦尚未去看廠甸，實在沒有什麼事，今日亦只在看聽訓齋語耳。莫須有先生傳序居然於壬甲元旦寫了，真是如釋重負也。匆匆。

二月八日，尊。(二十一年)

二六

平伯兄：

手札誦悉。兄發明「移岸就船」之法，固然大妙，唯不佞亦同時發明妙法，此已不成問題矣。所謂妙法惟何？其實卽序文第一節所說之不必切題說是也。准此，尊文該兩篇卽使在「但恨多謬誤集」中亦並無妨礙，我仍舊可以說我的話，因爲反正序文不必要說集中文章而且亦以能不說爲貴也。下星期二仍不能相見，故已決心將廢公寄存之一聯交北大收發

組逕送到老君堂去矣。近日從杭州買到一部帝京景物略鈔，
係會稽陶笥尸及申手抄本，計時在清康熙廿九年，以鄉曲之
見看之甚可喜也。匆匆。

作人，三月二十九日下卷。(二十二年)

二七

平伯兄：

光陰荏苒，我輩的蒙難紀念又快到了。將如何作此紀念乎，晚間在敵菴，抑中午到別處去吃飯乎，均可也，但未定。容共籌商之，禮拜二上午課餘，佇候明教。匆匆。

作人，四月十一日（二十一年）

附註，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在舊女子學院被圍，有記在詠

日集中。

二八

平伯兄：

昨下午北院葉公過訪，談及索稿，詞連足下，未知有勞山的文章可以給予者歟？不佞只送去一條「窮袴」而已，雖然也想多送一點，無奈材料缺乏，別無可做，久想寫一小文以貓爲主題，亦終於未着筆也。計算今日兄當在古槐書屋，故寄此信，可省下三分也。

又見「中學生」上吾家子同講演，以不佞爲文學上之一

派，鄙見殊不以爲然，但此尙可以說見仁見智，唯云不佞尙保持五四前後的風度，則大誤矣。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時時有變動，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審近來思想益銷洗耳，豈尙有五四時浮躁凌厲之氣乎。吾家係史學家，奈何並此淺顯之事而不能明了歟。

知堂，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二年）

二九

平伯兄：

今日往紅樓得留書，誦悉一一。尊稿既已付印，敝序不得不趕做了，好在序最後印，有如尊諭，大約尙來得及，做不出時煩煩難難，做得出時容容易易，故說不定一二日中即能譔成也。星期五上午八至十一在紅樓有課，下午照例在菴，如承光臨甚所歡迎。東方與新中華競出新年號，都來拉稿，明知可以賺一點小酒錢，而無如心手均落伍，殊無此雅興，

大有不能奉命之罪，現在所想寫者除尊序外只有越諺的新序因其板（光緒初年所刻）爲陳君找到，擬修補重印也。此外還想寫一篇關於貓的小文，擱在心上已久，尙未能下筆，實因還未想熟（有如煮熟）也。

知堂，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一年）

平伯兄：

承示中主詞講義，甚感意趣，大有匡君說詩之妙，（如此說法，好像是曾經親聽他講過的樣子！）但是又遠引古人爲例，得弗如前此之引陶顏耶。今日偶檢看雲集，見有幾句成語可用，因抄了寄給東方，作爲夢的答案，可以免曳白之差，分數則大約至多也是五分而已。采薪之憂至今始少減，大略在下星期即可外出，至於今明兩天則仍蟄居也。病中又

還了一件文債，即新印越諺跋文。此後擬專事翻譯，雖胸中
尚有一「貓」，蓋非至一九三三年未必下筆矣。匆匆。

知堂，十二月一日下午（二十一年）

白萍道兄：

星期二到紅樓得冕留函，甚欣慰。知摩頂，更是同志矣，何幸如之。主任處確曾助言，望道兄先還此嘴債，敝衲思稍躲懶，能遲一天好一天也。欠序債至今日始得還清，以後纔是自己的手，日內極想動手譯書，只是鑿鼓動地來，不知能譯多少耳。寄寓燕山，大有釜底游魂之慨，但天下何處非釜乎，卽鎮江亦不易居也。草草不悉。

二月廿四日，知堂拜。(二十二年)

平伯兄：

得讀應教文，幸甚幸甚。兄不作多題而另拈一題，乃有點侵入玄公之範圍，似不免小不敬矣。近來亦頗有志於寫小文，乃有暇而無閑，終未能就，即一年前所說的貓亦尙任其在屋上亂叫，不克捉到紙上來也。世事愈惡，愈寫不進文中去，（或反而走往閑適一路，）於今頗覺得舊詩人作中少見亂離之迹亦是難怪也。

知堂，二月廿五日。(三十二年)

附註，應教文指「賦得早春，」原文見「論語」第十三期中。

平伯兄：

世界日報載北大將遷汴，聞之欣然，吾儕教書匠亦居然得列於古物之次而南渡，此非大可喜事乎。不但此也，照此推論下去，大抵幽燕淪陷已屬定命，而華夷之界則當在河，——不，非當也，乃是決定的必在河哉，古人所謂天塹然則當指此耳。今日不出門，但亦幸不出門，聞外邊捉車急也，此題目大可供老杜作一篇好詩，惜老杜久已死，杜之下何復

足道哉。匆匆。

知堂，三月四日。(二十二年)

三四

平伯兄：

得手札，正在讀吾鄉陳老蓮集，其避亂詩（丙戌）中有「作飯行」一首，末云，魯國越官吏，江上逍遙師，避敵甚饑虎，篋民若養狸，時日曷喪語，聲聞於天知，民情卽天意，兵來皆安之。此公乃明遺老，而對於魯王之官兵乃不得不作如此語，豈不大可哀哉。春闈在何處乎，札語簡未能詳悉。

二十二年三月八日，知堂白。

平伯道兄：

昨在路旁小店買得一部書，雖係光緒年刊，有新印本可得而殊不易得，何也，蓋出家戒律例不許白衣沙彌買也。此名四分戒本如釋，明末弘贊上人所著，共十二卷，敝菴已有一部，故擬將新得者奉贈，其設想行文均妙，白文及註亦都是一樣的有意思，在吾儕「相似比丘」或更屬有緣，雖然照律不許未受戒人先看，但此一點在今日只可通融了，因為出

家者未必守。那麼還不如給在家者看看倒有點好處亦未可知耳，今天又是禮拜六了，想玄公當進城說法也歟。匆匆。

三月十八日下午，知堂白。(三十二年)

與廢名君書十七通

文炳兄：

開明來信雖云可以預支，但未定數目，故未即寄，現去信說及，大約二十日以內可以來了罷，數目大約只百元以內，因今日來信有「如不過多」之語也。耀辰又上山去了，住在臥佛寺，散步順路可以去一訪。城內一切如昔，唯孔德小學部已開學，間壁的三個小孩上學去了，上午院子裏比前靜得多了。

九月五日，作人。（十七年）

文炳兄：

平伯因忘記了地名，來一箋囑轉交，今附上，請收閱。開明已去信，令其寄款至此處，前此雖云寄出，恐或未可知也。現遷居山北，不知四棵槐樹的地方尙兼租著以備回去，抑以後就定居北營乎？北平一切如舊，不足道也。

十月二十日，作人。(十七日)

廢名兄：

得來信，知山居求道，體驗日深，至爲欣慰。僕近來大
懶散，雖自知或者於道更近，唯久不寫文字，文人積習，終
不自慊耳。各班班次將悉開齊，功課漸緊，而雙十一過，放
假又寥遠，念之闕損。新刻一印，文曰江南水師出身，鈐在
下方，請一覽。沈鐘諸君偶爾遇見，久不長談了。

十月十三日，難明。（十八年）

四

廢名兄：

張友松君寄來一片，今附去。山中想必風景漸佳，較城中春到應更早也。不佞今日尙未去上課，因感冒迄未愈，想作小文還文債，也還想不出什麼來，「苦矣」。

三月十一日，苦雨。(十九年)

五

廣名兄：

本月二十日爲若子週年紀念，循俗延僧誦經，兄如有暇，甚望能來。匆匆。

十一月十八日，難明。（十九年）

六

廢名兄：

來信收到了。現在想暫在島隱居乎？今日接到開明來函，計尊款共若干元，當於明日爲將摺子寄去，令其直接匯往青島，想舊曆年內可以到手也。總計此五個月中銷出一千五百冊之譜，然則文藝書之銷路並不怎麼不行。不佞近來了無著作，其懶如昔，雖然振作之志亦時有之。一月三十日夢中得一詩云，「偃息禪堂中，沐浴禪堂外，動止雖有殊，心閑故

無礙。L家中傳說不佞前身係一老僧，今觀此詩其信然耶，
可發一笑。在島文思若何，得山水之助，想必有進也。匆匆
不備。

二月三日夜，作人。(二十年)

七

常出屋齋主人：

來信收到。適接到由青島轉來的信一封，特爲送去，乞收覽。山中春色何如？山門雖舊，棗樹想健在也。莫須有翁回山，想其故事又可得而記歟。

藥蘆（二十年四月十二日）

八

廢名兄：

今日起手寫序，雖未知一天內能成與否，但總之是在寫了。日前兄在城幾天，大可面交，却終未寫，今當由郵寄，天下事每每如是，亦可笑也。再談。

七月四日，作人。（二十年）

九

常出屋齋兄：

近日城內大熱，不知山中如何，仍常出屋否？不佞亦頗心閑，故雖熱無礙，只是文章也做不出，而欲做之心則一日未歇也。不知近來是在寫散文，抑仍寫詩乎？鄙意做詩使心發熱，寫散文稍爲保養精神之道，然此亦是一種偏見，難得人同意也。餘略。匆匆願問起居佳勝。

七月三十日，作人。（三十年）

廢名兄：

知不久將下山一行，敝處因書齋頂蓬大破，西牆將壞，須大修理，故將客室移在外邊，居住稍有未便，唯如暫留一二日則亦無妨耳。北大事大約當俟開學後始能定奪。拙鼻未痊愈，不過稍好一點了。

九月十四日，苦雨。（二十年）

鳳舉舊居尙有空屋，如欲分借，可問耀公。

廢名兄：

航空信收到。石民君之信已寄往上海，想可收到了，今又得修君來函，特爲附上，上海怎麼樣？日內還派江回家去麼？在上海的期間希望費心代辦一件事，因爲我的「陀螺」借去遺失了，不知道老板的總店裏還有沒有，乞代買一本寄來，在北平則已多年買不到了。（似乎已是絕板？）匆匆不悉，容再談。

十月二十九日，作人。（二十年）

廢名兄：

刻了一塊木板，製了這樣一種六行書，寄呈尊覽。如以爲「嚙嗆」，當奉送一疊，但尙須等待一兩天，因匣子尙未做好也。匆匆。

一月十八日，粥尊。(二十一)

廢名兄：

今早（其實已是八點）忽然想做文章，文章非他，卽莫須有先生傳序，亦卽看雲集序也。乃披衣洗臉喫飯後，攤開紙筆，卻又有點茫然，似乎朝氣已去唯存午氣，但也並不慌忙，仍想把他寫出來，不過是在今年明年則不能知耳。據我原意則想在除夕內寫之，若終非過年不可，亦是天命而已。

廿一年二月五日，鞍山。

一四

廢名兄：

日前承遠送於野，存歿均感。回來後不勞頓否。不佞本來有點受寒，野外似又吸了一點灰土，嗓子稍痛，今日大有啞人之意，明後兩日只能不作通事去，這一星期（昨上午却去敷衍上課）差不多就此偷懶過去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知堂白。（二十一年）

附註，十一月二十日爲若子下葬於西郊。

一五

廢名兄：

昨日葉公打電話來問尊寓地名，想係奉訪乎。新製一種信封，覺尙清疎，但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耳。平伯看見云似蘇字，不爲無因。匆匆不備。

知堂，十二月十二日。（二十一年）

一六

常出屋齋居士：

前晚昨晚無他事，取貴莫須有先生從頭重讀一遍，忽然大悟，前此做序純然落了文字障，成了文心雕龍新編之一章了。此書乃是賢者語錄，或如世俗所稱言行錄耳，却比禪和子的容易了解，則因係同一派路，雖落水有淺深，到底非完全異路也。語錄中的語可得而批評之，語錄中的心境——「禪」豈可批評哉，此外則描寫西山的一羣饒舌的老娘兒們，猶吉

訶德先生之副人物亦人人可得而喜樂欣賞之者也。前序但說得「語」，然想從別方面寫一篇亦不可得。欲寫此等文雖精通近代「文學學」尙不可至，况如不佞之不學者乎，可爲一笑。聯語改後稍簡矣，但冗長似亦有冗長之妙，不知尊見以爲何如也。寒假轉瞬卽了，而翻譯工作尙未著手，而今想要努力，想到「尙須」二字不禁一掬同情之淚，此或亦中國永久之悲哀歟。匆匆不具。

一月三十一日，知堂。(二十二年)

一七

廢名兄：

兩信均收到。聯頗佳，似可以用。下句殊有風致，上句似因下句而後有，故稍欠圓熟，然亦無甚妨礙也。小雪正下，甚希望其能久耳，雖不能一尺，亦須有數寸纔佳。匆匆。

二月廿一日，知堂拜。（二十二年）

與沈啟无君書二十五通

南無兄：

題跋附呈。寫得太擁擠了一點，不過如重寫必定更不佳也。印色即某公自製之吳南愚物，以爲如何？這兩天大熱，但念南中那種天氣，外加蚊子，則覺得亦可以不發牢騷也。草草。

七月廿七日傍晚，尊白。（二十年）

南無足下：

昨日巨公光降敝廬，已將人間天上集奉還。據云兩三日來住在清燕，故未見足下。咖（此字製作似仿辯字）哩飯之約未決定日期，照今晨樣子恐還有很熱的天氣要來，或者以略略展緩爲宜乎？但又慮不在大熱天喫之，便少安南氣味耳，未知何如也。匆匆不悉。

八月十日晨，謹敬。（二十年）

畫廊道兄：

別來五閱，四六叢話固已補好，卽張公房子亦已搬好，印章居然於今晚到手矣，以其二（一云苦茶菴，一云食蓮華者）呈覽。中秋如何看月乎，將登山臨水以賞之，抑仍在倉內自沏龍井於鳳公之茶壺中而徐徐啜之以自適乎。至於不佞則只喫了些廣東月餅，月之本身看不看却不要緊。

茶菴，九月二十五日。（二十年）

四

南無兄：

日前經過神武門，在舊書處買得影印宋人法書二冊，每冊二元，其中有司馬光歐陽修王安石諸人手蹟，實在寫得不壞，便中不妨去得一部。於有閒時翻看之，亦苦中一樂也。星期五下午又不曾東行，實因慵倦，下課後即想回家閑臥，看新得的清代文字獄檔。其中有丁文彬田應隆口供，真是天下妙文，使金聖歎不死必能賞識表彰也。匆匆。

難明白，十月四日。(二十年)

五

南无兄：

前晚提燈夜行，亦屬奇遇，又得回敝齋長談，戒嚴之賜亦不可沒也。序債已寫成其一，現今須續寫給東方之隨筆，隨後再著手爲巨公題集，未知兄亦預備寫跋之手續乎。匆匆。

十一月十六日，案山。(二十年)

六

奇無兄：

昨日大熱，今日大寒，而同樣地大風，亦奇觀也。審知兄已得物理小識，竊意何可不獲得齊民要術耶。日前在廠甸所購一部印尚佳而價亦廉，下午在家隨意翻讀，覺得其文亦有趣，因特爲作曹丘生，併以青龍箋錄一節，作爲標本，乞一覽。如此文字，豈非樸實而別有風致，亦是一種好小品文耶，似未可輒以其好說糞而少之也。四部叢刊本似頗佳，唯抄本

字難讀，雖然亦可說得古拙。總不如漸西村舍刊本爲便也。別紙尾鈐印，係天行山鬼所刻，昨日始拿到手者也。匆匆。

六日晚，案。(二十一年二月)

七

奇無兄：

昨晚聞又戒嚴，而尊車乃能安然抵倉，頗爲奇特，未知中途曾遭誰何乎？今日想爲東方寫小文，而紙筆陳設了一天，終於未寫一字，此刻只能又收起矣。明日上午想到北大去一走，差不多是舉行休業儀式而已。近一二日又頗有寫小文的意思，但尙未成長，彷彿只有兩片苗葉耳。偶用榆板通候棧，覺得也還佳，總比蠟牋爲佳，大抵有點近於機製，此則似其

短處也。匆匆。

十四夜，山尊。二十二年一月

八

奇無道兄：

白晝寄兩札，想可先此而收到了。今日早晨忽想到莫須有先生傳，要爲之寫序，乃披衣洗臉喫飯之後，攤開紙筆，亦殊茫然，似文思又告了假，不在書房裏也。但是不甘心，終於寫了二百字強，預備明天隔年再做，而且還想了一種巧妙辦法，擬湊足一二千言，不但送給莫須有先生傳做序，也便算做了我的看雲集序了。嗟夫，如此取巧，恐古今中外亦

尙未之前聞者也，但此例一開，取巧之金針已度與人，從此作序便不難了矣。下午取莊子讀之，第一篇逍遙遊覺得大佳；此種寫法真是如關雲長舞一百六十斤大刀，可羨而不可仿效者也。匆匆。

壬申元旦前一日，魯。(三十二年二月六日)

九

奇無兄：

平伯令題跋，今日寫一紙，併前兩次悉抄錄呈閱。此次「覺書」似稍進步，讀末尾可知，但此亦不只是「恫嚇」，不久頗想實行者也。昨晨馬五公見訪，大約又往廠甸去，不佞則堅持自重主義，暫不出門耳。

二月十五日，尊。(三十二年)

附題跋三首

其一

平伯出示一冊，皆是不佞所寄小簡，既出意外，而平伯又屬題詞，則更出其表矣。假如平伯早說一聲，或多寫一張六行書裱入亦無不可，今須題冊上，乃未免稍爲難耳。不得已姑書此數語，且以塞責，總當作題過了也。十八年四月四日，豈明。

其二

平伯來信說將裱第二冊賬簿，併責寫前所應允之六行書。此題目大難，令我苦思五日無法解答，其癥結蓋在去年四月四日不該無端地許下了一筆債，至今無從躲賴，但這裏

不再預約，便無妨礙了，至於平伯要裱這本賬簿，則不佞固別無反對也。十九年九月十五日晨於煨藥廬，豈明。

其三

不知何年何月寫了這些紙，平伯又要裱成一冊賬簿，隨手塗抹，殃及裝池，其可三乎。因新製六行書，平伯責令寫一張裱入，亦舊債也，無可抵賴。但我想古槐書屋尺牘之整理蓋亦不可緩矣。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於苦茶菴，尊。

茗綠道兄：

偶閱復堂日記，抄其關於夢憶及西青散記的兩則呈覽。此公是章太炎先生之師，但仍是才子也，近從杭州買得一冊翠芳小集，皆是咏歎京都之相公們者，今查出即係復堂手筆，而序則王眉叔（詒壽）作，此小冊恐亦不易得，故雖少貴亦不以爲嫌，今日已改訂寶藏矣。陶菴夢憶王見大刻即不佞所有本，實亦不甚佳，不過比這更舊的刻本却沒有了耳。西青

散記實是江南才子一派，但佳刻却亦想得，而甚是難得，且似亦頗高價也。今日想必出城去了，明日當帶火爐而上九爺府去乎？匆匆。

二月廿四日燈下，粥尊。(二十一年)

奇無兄：

今日大風，上午不出門，又不想用功，因計劃製信紙信封，其一可以奉告。從羅振玉所刻恆農冢墓遺文中影描四字，文曰汝南髡鉗，左側擬刻字一行云某年某月會稽周氏摹熹平元年磚文。其釋詞如下：汝南者，周也。髡者，髡已久矣。鉗者，雖不見鉗，然人孰不有鉗乎？文有之，其自以爲無鉗者，其爲鉗彌大。嗚乎，豈不信歟。此原係千七百六十年前

河南某地牢城中物，今借用其字，亦頗湊巧。因此併想拜託張公去刻一印，唯牙而六朝，抑銅而漢歟，尙未決定，論理似以漢爲適宜，但六朝亦復佳耳。不悉。

二月廿七日，樽。(三十一年)

一一一

奇无道兄：

手札誦悉。承示火把，敝眼有福，甚幸甚幸。今將原摺奉還，乞察收，唯以其中不見哭文爲憾耳。天氣漸好，而意興闌珊，了無登山臨水之雅興也。頗想寫平公文存二集序文，尙只有二三分光。匆匆。

三月廿四日，淳于。(二十一年)

一一一

微言欣其知之爲誨

道心惻於人不勝天

廢名君近來大撰其聯語，且寫以送人，右聯卽係送給不佞者也，大有竟陵氣，亦覺別致，只是未免過獎耳。他又要做一聯送須尊公，不佞因效顰爲之，得兩句云：

印須我友

各尊所聞

雖然嵌字稍嫌纖巧，但竊以爲頗有意思，因爲說交誼可密而意見不必強同，似甚合於交友之道也。日後擬請尹公一揮，便以贈須公。袁茶印頗妙，詩人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蓋用天咫偶聞之袁法歟。寓山注承採用，甚有榮光，此公尙有遺集，如要看可以奉假，不過那里大抵多是正經文章，——記得有一卷越中園亭記，或有可取亦未可知，——難免與古文觀止接近耳。匆匆上。

茗緣道兄。

尊白，三月廿四日燈下。(二十一年)

一四

茗緣道兄：

風聞將有泰山之行，至爲欣羨。意者此行頗受張宗老之影響乎？聞北大學生之曾作岱游者言，那種山標仍存，下山時亦一溜烟滑下，不佞聞其講義，開茅塞不少，足下如再親臨其地，當必更大有所得耳。匆匆。

三月三十日午，尊白。(二十二年)

一五

茗緣道兄：

昨日下午往西單，一看路旁書攤，得了一部王勝時君的漫遊記略，只花了三四十銅子，回來復經不佞一改訂，已居然可看了，敝齋已有此書，此一冊可以奉贈，其文頗不惡，至於係陳臥子之徒乃尙在其次耳。又得駁園出板之南行日記一冊，安徽吳某紀其隨馬建忠旅行印度之作，文亦尙佳，有幾處意見亦可取，唯在船中生病思糜粥，見牛肉湯而大怒，

又怕喫西醫瀉藥，必欲找神麩紅靈丹服之，馬公諫不聽，則很可笑，儼然文案頭腦矣。計時在一八八〇年，距今已五十餘載，則或亦難怪，因為在現時此種人亦極多也。今日是清明，當是雨紛紛的時節，而只聞風片不見雨絲，亦殊掃興，還只好且看閑書耳。匆匆。

四月五日，苦茶子。(二十一年)

一六

南无兄：

晚回倉未受涼否？雨後天氣本不好，而敝齋尤陰寒，此殆亦苦雨之別證也。崇慈講演殊不易，因此常感到說書者流之不可及，而普羅文學之難作亦更了然矣。今日又陰雨，午須往景山下配享，晚又須合夥享人，而其中間又須回敝齋來一轉，殊覺其忙。文鈔目錄尙未錄出，大約要禮拜一纔能著手耳。頗思早日將吳迪公貴扇塗訖，持以奉謁，也還不能

決心下筆，蓋與致不佳，雖在吾輩塗鴉亦難有好結果也。「倚
裝」無事可做，但抓一本閑書隨便看之，再過一刻即殺奔景
山去也。匆匆。

五月七日，苦茶拜白。(二十一年)

一七

奇無兄：

今日女院的熊女士來訪，她仿李女士訂了一本冊子，勒令寫字，不佞穿了山東綢大衫，恭繙顏氏家訓久之，找不出適宜的文章，大爲狼狽，不得已只能求之於敝家訓，遂將知堂說抄上了事。同時山鬼來信，願將該說寫一通，送不佞挂壁，則甚可喜也。北大鍾君令爲寫字，久未應命，也想以知堂說應酬之也。今日頗熱，而不佞乃在苦雨齋整理書箱，至

傍晚始了，汗流浹背，但不甚覺其熱也。尙有數篇小序爲鯁，未能做翻譯工作，甚矣序之害人也。匆匆。

七月三日，知堂。(二十一年)

批，連用四也字，已入醉翁門徑。

一八

茗綠道兄：

明日上午須赴秋心居士追悼會，下午康公約談，當在菴拱候，如不怕熱亦無妨降臨，共喝啤酒汽水也。白楊雖有聲，而風弱無力，不能解暑，仍覺得無涼意，不過在苦茶菴總還不能說是怎麼熱耳。匆匆。

知堂，七月八日。(二十一年)

一九

茗緣道兄：

來札讀悉。喻林一葉承取來甚感，便中望帶下，或當遣人往取，雖未必寫大部的修辭學書，但此書却想收存，以備隨便翻檢也。苦雨之後繼以快晴，其事甚善，但又苦熱，幾有不能安枕之概，不過比較南方已大好矣。近日勉力爲兒童書局譯兒童劇，希望再一星期可以了事，然而暑假也就差不多，正式工作的翻譯尙未能起頭也。吳公之扇骨亦仍堆放

抽屜中，最近的將來中非趕緊一寫不可，又甚有「杞天之慮」，恐極不易寫。三百首講義未了乎？今早天色又不佳妙，豈又將雨乎，原擬往萬壽寺左近去看墳地，未知能去得否也。匆匆。

八月七日，知堂。（二十一年）

茶衲道兄：

定製了這樣一種髡鉗信封，內用洋紙作襯，故稍剛健厚實，而缺少柔味，似亦一缺點也。又有一種黃色印者，亦不惡，宜以慶上人之黃竹箋封入，再蓋上雄精印章，庶乎其有釋家風趣也。

廿夜，知。(二十一年九月)

茶衲道兄：

昨日冒大風回敝齋，披讀各書，頗覺欣然，刀筆最佳，五鐙亦復不惡，唯細看其中顛字等均缺筆，想宋朝無預避清朝廟諱之必要，然則此亦只是影印那劉世珩本，而非真是影宋本也。晚上騎着閱蓮池所編沙彌律要略乃彌有興趣，不佞於此不能不佩服釋氏府上，儒家之小學家禮等等皆不及也。丁香公至今未將宣紙一小方補寄來，大約是全然忘記了，須

得由不佞去一間耳。今天居然下雪，大抵還是試下，所以隨
卽停止，又是夕陽與大風，依然秋天習氣也。「知慚愧」一
印想託張公一刻，而日內不南行，擬再想一句一併拜託，庶
乎其不負此一行焉而已。匆匆。

十一月五日，知堂。(二十一年)

蔡柄道兄：

昨寄一信說丁香小院事，末後講到買書，乃不意也如該院主之疎忽，查景物踏鈔係章君（及申）手筆而今所獲得者則陶公（廷珍）之賦鈔，硬說他們是父子，實屬大不敬矣。今日該賦鈔寄到，乃知亦非本人手抄，而是「汪世錫甥手錄寄贈劫木菴藏」，大抵亦是嘉慶時物，字亦抄得甚佳，頗可喜也。今早得郵局通知，乃令人持銅元九枚前去領回「字

印的信一封，但此却不是平公的，一看乃是苦水上人手筆也，到傍晚又接到一信，謝少貼郵票一分之過，但是我却因此得了一張兩分的欠資新郵票，可以說是塞翁也耳。匆匆。

十一日燈下，知。(二十一年十二月)

茶樹道兄：

前日來菴匆匆卽別，不及以蓮花白酒奉飲，甚悵悵也。
散文抄下卷訂成後，何時請攜書來補喝該酒乎。昨日天朗氣清，下午到廠甸一走，只買得古游蕩子詩文一二冊，其一曰宣南夢憶，甘溪瘦腰生著，蓋係貴華宗也，所憶則韓家潭石頭胡中儕輩耳。在路東海王村牆攤一攤上見有山居閑談，兩套十二冊，比敝菴所有者只是天地頭稍短，又係連史而非皮

紙，但中縫却均正而不歪，無煩重摺，索價不甚昂，未知兄曾否見到，亦有意於此乎？特以奉告。草草頓頌嬾禪。

知堂和甫，廿二年一月卅日。

二四

茶衲道兄：

今日偶閱李越縵日記，見其引漁洋山人語云，竟陵鍾退谷史懷多獨特之見，其評左氏亦多可喜，詩歸議論尤多造微，正嫌其細碎耳，甚是佩服，李公蓋於伯敬頗有好感也。近日在齋中找唐公之天只偶聞一時未得，不知道兄曾借閱否，記不清了，便希示及。序債今始還了，從明日起擬自修勝業矣。

二月廿四晚，知堂。(二十二年)

一五

茶柄道兄：

尊恙如何，已勿藥乎？春假中南行之計畫得無有妨礙否？
三注抄云已售去。殊覺可惜。今日往商務買了幾部四部叢刊
單行本，聊以補闕，亦無甚可喜者。在清祕買得舊王孫畫箋，
原畫相當不惡，惜刻印不妙，未免減色耳。從杭州得百廿蟲
吟係咏蟲者，差可消遣。匆匆。

知堂，三月卅一日。(三十二年)

6
172
X

定價十二元